

劉豁公先生編

世界遊戲場之九

京劇攷證百齣

附教授法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108B

京劇考證序

京劇之原始。肇自勝清乾隆朝。其時海內殷富。國庫充實。純廟爲太后舉萬壽慶典。百戲雜陳。徽漢之歌劇。始流入禁中。都人士復雅好之。遂奪崑弋之席。漢調乃一時稱盛。固非今日皮黃之音也。迨咸豐時。自四箴書程氏興。乃就漢音。而略變其聲調。一時風尚。伶界靡然從之。遂爲京劇之先進。而集其大成。後有汪譚孫三家。爲之紹述。以響南方海上之顧曲者。競名之爲京劇。然第習其聲調。而於每齣之出處。尙多茫然。晚近坊刻本。雖有戲考之書。或語焉不詳。或訛誤雜出。識者病之。吾友谿公覃覃學子也。於文學之外。尤邃於劇學。嘗集羣彥。問爲京劇考證一書。刊於世界遊戲場中。風行一時。余雅愛其考據詳明。文筆雅馴。且於歷史上。地理上。發明正確。尤非他本。拉雜庸

淺者所可同觀，因勸其另刊單行本。以饗同氣相求者。谿公曰諾。余復爲書明緣起如此。是爲序。

中華民國八年三月程詩樵甫識於放平心室

京劇考証目錄

序言

歌曲探源

(一) 總論

(二) 角色定名之意義

(三) 演戲之綱要

(甲) 唱工

(乙) 做工身段及技術

(丙) 武工

(四) 崑曲概況

熊文通述

豁公撰文



(五) 梆子概況

京劇一百曲考證

空城計

豁公

中牟縣

豁公

貴妃醉酒

豁公

完璧歸趙

豁公

洗耳記

豁公

戰宛城

豁公

洛陽橋

可人

黃金台

可人

取成都

可人

香妃恨

泥馬渡康王

白馬坡

武松殺嫂

硃砂痣

桑園寄子

洪羊洞

拿高登

蓮花湖

斬包勉

打鼓罵曹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振亞

振亞

振亞

振亞

振亞

振亞

振亞

蘇護進姐已

秋心

馬前潑水

秋心

煤山恨

秋心

焚棉山

秋心

薦諸葛

秋心

哭祖廟

秋心

太白醉酒

菊樵

長板坡

菊樵

走麥城

菊樵

探親相罵

菊樵

司馬逼宮

種因

審刺客

封金掛印

借趙雲

御林郡

奇冤報

惡虎村

戰太平

刺巴杰

金錢豹

玉門關

花蝴蝶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定軍山

種因

雲台觀

小隱

晉陽宮

振華

馬嵬坡

振華

古城會

振華

潞安州

振華

掃松下書

振華

紫霞宮

振華

大英傑烈

振華

逍遙津

振華

獻西川

振華

罵楊廣

喜封候

單刀赴會

水淹七軍

未央宮

拾玉鐲

大補缸

罵王朗

萬里尋夫

三上橋

風波亭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種因

梨雲

梨雲

梨雲

梨雲

梨雲

梨雲

銅網陣

梨雲

一疋布

梨雲

斬貂蟬

種因

金雁橋

種因

連環記

種因

下河東

種因

茂州廟

種因

取金陵

種因

鐵籠山

種因

除三害

種因

鎖五龍

種因

摘櫻會
奪小沛

種因
種因

京劇考證 目錄

獻地畫

斷臂

道遠



洗沙計

走夷

罵楊廣



雪盃圖

哭驢告狀



打嚴嵩

掃松

寫本





李陵碑



吳藏劍



打金枝



大天



打金枝



寶蓮燈



牧羊



觀音



牧羊



戰城



斬子

探母



大街亭



采園音子



黃金台



法明寺



珠砂痣



武家坡



采園會



放會



黃斬袍



賣藥



審頭



南取郡



洪羊洞



伍申會



教子



文昭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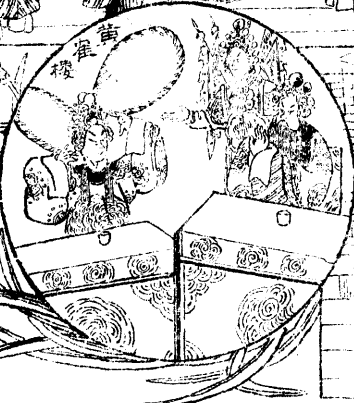
取北原



士成跑



黃樓



口祭紫



八義圖



火燈臺七



空計城



廟哭祖



五雷陣



借草船



山盤四



負盆計



南天門

第八年

大保國

五台山

大朝

高平翼

白蟒台

二進宮

密斷

哭風怕

園菓街

白鳳翼

草橋關



靈包宗



剛美宗



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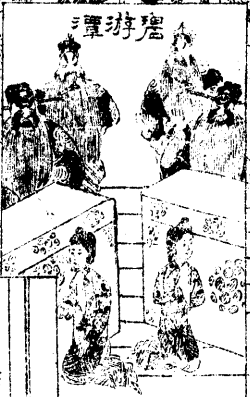
探陰



仁宗
觀燈



聖游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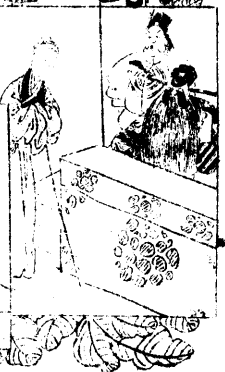
打龍



打龍



天齋廟



長亭
側姪



古城會

白馬坡

七擒軍

三計

割骨療毒

單刀會

四出山

三顧

道空

斬

斬蔡陽

討

五關

掛金

香



鳳鳴

獨木

打家

冀州城

安州

蓮花湖

松嶺

車馬

斗

鼓

家

樓

林

樓

店

水

定

關

牛

陽平關



甘陵明
關

除三害

招賢

釋嚴賢

東河下

拿高登

山海關

刺致琦

長板坡

刺黃

孟骨

楊悅

收牛車
收高汗

大腸
大戰

火濱
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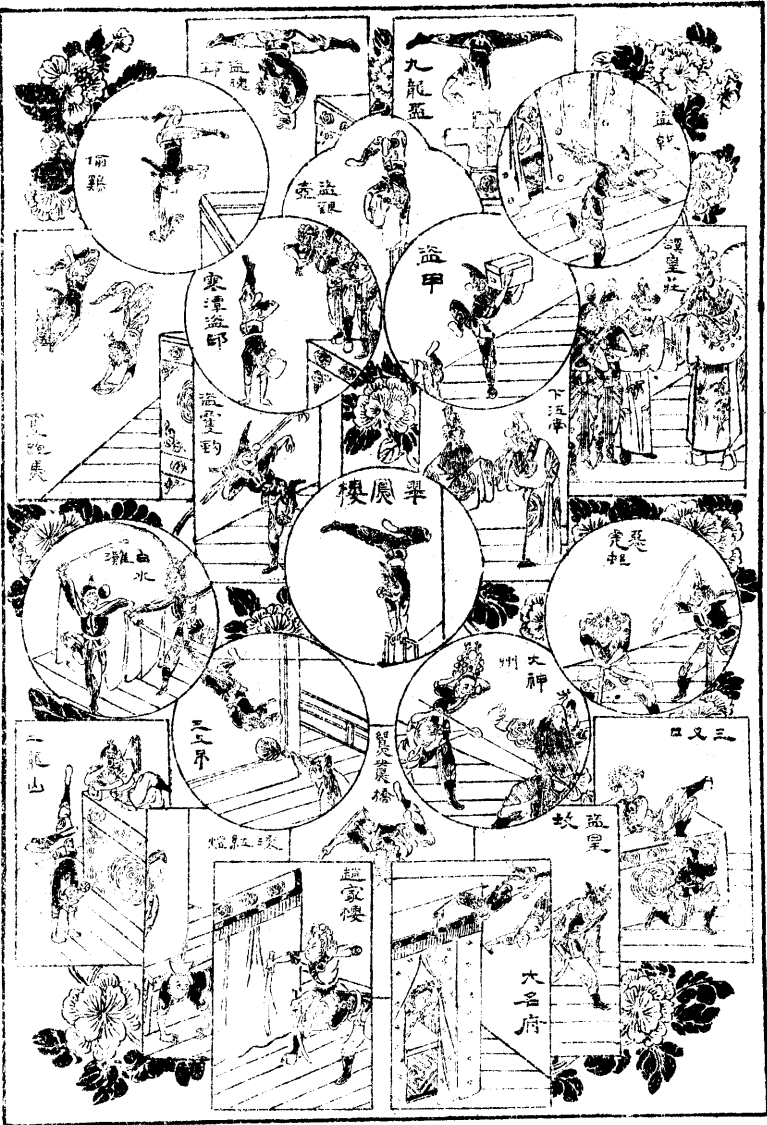
凶峰刺

原中定

山觀頭

四赤
邨

月拳
關收



九龍五
益鏡

九龍五

柳新

益鏡

益鏡

雲潭盜印

盜甲

護皇莊
下五律

實地美

益靈釣

樓閣翠

究惡
魁

灘白水

三三界

州文神

三又四

二龍山

越家樓

大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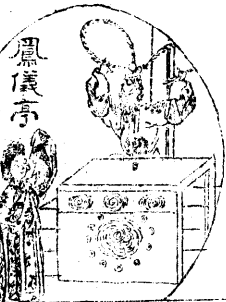
益皇



莊家岳



飛席山



鳳儀亭



畫觀音



三笑



拳小



雙合印



斗關



靈花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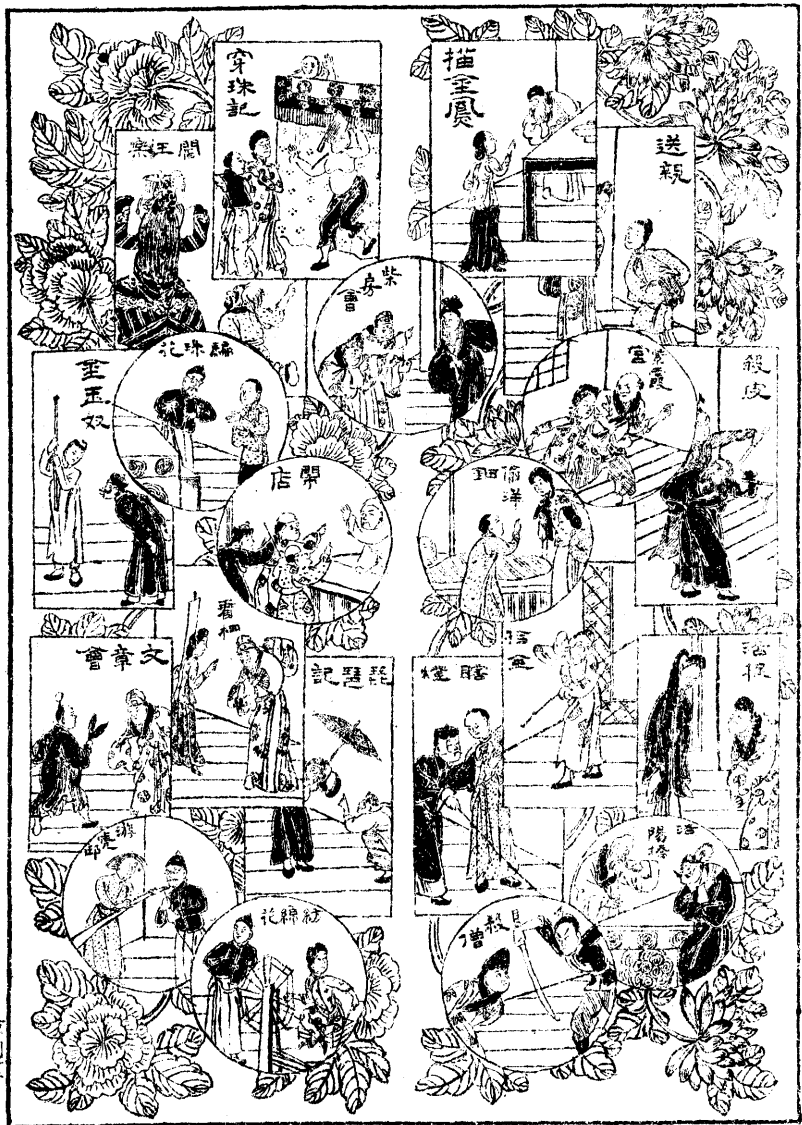
送花



忠孝全



打黃蓋



穿珠記

描金鳳

送親

紫王閣

紫房喜

紫房喜

殺皮

玉玉奴

珠珠歸

開店

洋倫田

文章會

琵琶記

睡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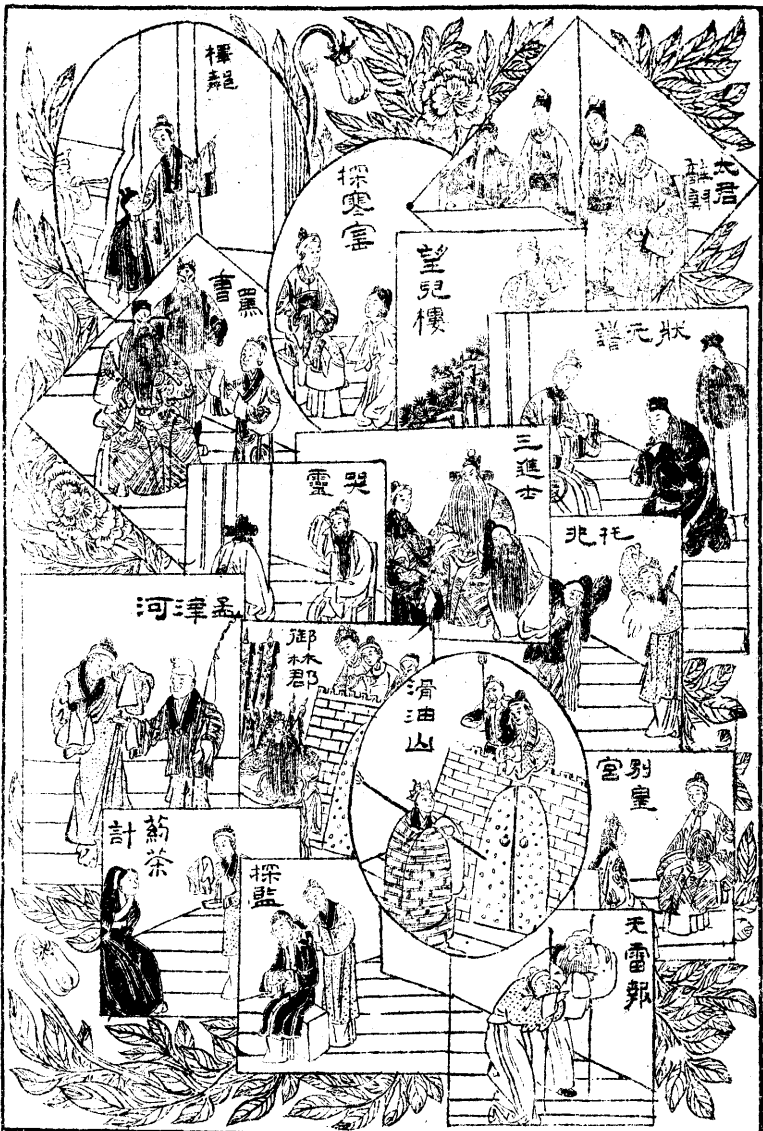
徑徑

珠珠歸

紗線

陽橋

殺殺



權親

探寒室

望兒樓

狀元譜

靈哭

狀元譜

三進士

靈哭

北托

河津孟

御水郡

滑油山

別室宮

討蔞茶

探監

天雷報

空齋錄



金山寺



搖錢樹



獸金山



迷人館



嘉興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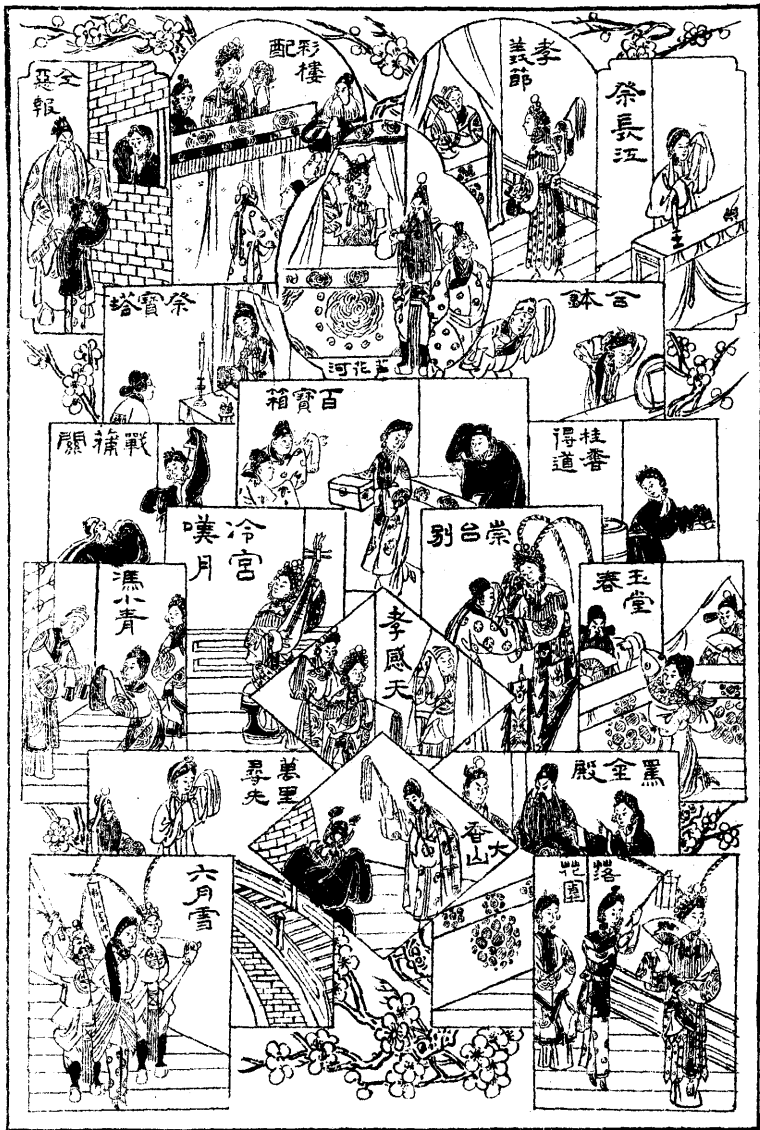
泗州城



鎖雲囊



朝金朝





觀音

游湖

珠環洞

黑風洞

雲塘

斷橋

跌探花

封銀盆

樞府算糧

琵琶記

三擊掌

燒草場

女坐殿

秦雲樞

血手印

三上絲

柳林池

志李牌

謝護明

翠雨階

金十萬

查頭賬



贈



翠屏山



新安學

胡蝶盃



紅霞



遺翠花

漢弓緣



牧牛

花田錯



京劇攷證

歌曲探源 有引

熊文通述
公撰文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此東坡讚美昌黎之言也一般學子亦嘗有志於先賢（指昌黎言）矣而螢火之光莫比中天皓月亦惟有自慚形穢付之一嘆而已海上著作界自某君創爲劇評閱者喜其新穎相率鼓掌歡迎稱爲佳製趨時之士見異思遷以爲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彼能是我何不能是如是乎評劇之文觸目皆是是固學子志於先賢之意也不謂相沿既久變本加厲向之握管評劇者今則著書立說以問世出版之日必大登其告白曰吾書非尋常談戲之書蓋能探本窮源示人以輕歌曼舞之法也抑不思戲爲一種專門學我輩伶工畢生研究斯道猶未能精矧乃旁觀之人而曰吾將授汝以歌舞之法其法果足信耶文道髣髴學戲長竊浮名足迹所經幾遍二十三行省每值技優於我者輒不憚師事其人以求進益如此數十年夫豈無一知半解必謂吾戲劇知識優於他人則吾亦難自信若較諸開河信口之評劇家則不防以五十步與百步爲喻茲承本書主幹魯雲奇先生再三以歌曲探源見屬予既不獲辭爰盡述

而不作之義務見仁見智是在閱者而已。

一總論

五帝以前新所謂音樂戲曲之有之自黃帝始黃帝以金石絲竹匏土草木爲八音（此所謂八音者猶言八種樂器也此八種樂器共分工商角徵羽五音）而雛形之樂器具堯時野人之擊壤歌實開歌曲之先河然有詞無摺（摺卽戲詞所押之韻）非正式之歌也（按古無戲曲各處人民僉以原有之士音唱鼓兒調擊壤歌卽其類也）虞舜按五音製五絃琴（第一絃工音第二絃容音三絃角音四絃徵音五絃羽音）如是乎樂器益備又創爲韶樂（有虞韻樂百獸率舞獸舞是也）孝諸清廟明堂後世因之稱爲韶舞文王以五絃琴未能窮五音之變遂添一絃曰少宮武王之意猶以爲未足復添一絃曰少商而琴製遂由五絃增爲七絃矣周穆王之傀儡戲實脫胎於韶舞之形式而近代伶人之做工則取義於傀儡之動作唱工始於楚優孟侏儒（賢楚令尹孫叔敖病歿身後蕭條百無所有其子安躬耕以自給孟侏儒見而哀之因於宮中演劇時躬扮孫叔敖登場以動楚王之心復作歌以諷之云「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者汚且卑而可爲者子孫乘墜而策肥廉吏可爲者高且潔而不可爲者子孫衣單而食缺君不見楚之令尹

孫叔敖生前私殖無分毫。一朝身死家凌替。子孫丐食棲蓬蒿。勸君勿學孫叔敖。君王不念前功勞。
〔莊王感泣遂封孫安以寢邱〕各國伶人效之。而天各一方。自爲風氣音調。固不必悉同於楚。〔世
稱楚些吳歎齊歌趙舞良以此故〕第優孟之粉墨登場。實爲伶人化裝扮演之先導。而諧弄譎諫。
則說白科譚之濫觴也。往者西京百戲大獸陸梁。是爲末切。〔戲中所用假物〕布景之鼻祖。自晉師
曠。辨八音。〔辨明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音也〕以定律呂。〔探黃鐘大呂之源極宮商角徵羽之變
也〕分宮調。〔分別旋宮六十調也〕而製工尺。而樂人吹彈拉打之藝。精伶人所謂調者。卽將各曲
詞。協合音韻之謂。唐明皇召集黎園子弟三千人。教以輕歌曼舞。而尤注重於口法字音。〔一字有
一字之音。當然不容淆混。欲正字音。須學切字。如齒爲尖音。以某字起。切以某字。則落音必爲某字。
例如四音切心。四焉切先。四恩切森之類。唇爲團音。起落如前。例如出溫切春。出灣切川之類。他於
舌音之提烟切天。喉音之石歐切收。鼻音之珠翁切忠。腭音之姑灣切關。諸如此類。殊難枚舉。歌者
欲善切字。必講口法。其法千變萬化。初無一定。字句既各各不同。而長唱短唱。亦各有一法。此一調
爲一法。彼一調亦爲一法。接此字爲一法。接彼字又爲一法。全在發聲吐音之時。心領神會。口到音
隨。非言語所能形容也。〕是爲伶人講腔調之始。故所演霓裳羽衣。〔皆戲名〕至今膾炙人口。宋人

之華林戲元人之昇平樂明人之南北曲清初之鈞天樂秣陵秋十種曲桃花扇長生殿燕子箋九宮大成九種曲六種曲等胥祖唐人之陳法而其戲則皆崑戲唱崑戲者以蘇人爲最佳緣崑戲發源於崑山（蘇州縣名）且其調幽揚不迫固宜以發音和平之蘇人爲之北人之狡黠者嘗仿崑曲之製式創爲弋調然發音高亢不逮南崑遠甚自皮簧興崑曲之勢力遂爾一落千丈後竟如廣陵散無人過問（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可嘆）然戲以崑曲爲正宗故皮簧勢力雖偉梨園行終以亂彈稱之（緣崑曲板眼字音一絲不苟亂彈戲無若是精美也）亂彈原屬漢調滿清中葉改爲徽調近人則稱爲京調蓋初本湖北黃岡黃陂人所創流行於皖鄂間其後鄂人失傳皖人仿其法而變通之（調用漢調音用本音）遂改稱徽調咸豐初年皖人程長庚挾技遊京師每一登場萬人空巷亂彈戲風魔一時未幾遂及全國今人不明亂彈之沿革但知亂彈來自京師遂稱之曰京調乃不知調無京漢之分音有皖鄂之別同一調也京人唱之則京調皖人唱之則徽調鄂人唱之則漢調故無論曰徽曰漢曰京胥不足爲皮簧戲代表名詞惟稱之曰亂彈其名乃至恰當咸同之間與亂彈戲爭勝者除崑曲外尚有廣調梆子腔高腔黃梅腔花鼓戲半梆戲河南謳灤州影諸如此類指不勝屈曾無幾時皆已銷聲匿迹雖有如無時下所通行者僅有崑亂梆三種而亂彈尤爲社

會所歡迎良以秦腔（卽梆子）鄙陋難登大雅之堂。豈如白雪陽春賞音不易。惟亂彈宜深宜淺亦莊亦諧。故能令雅俗共賞也。古者梨園子弟胥受藝於宮庭。優孟衣冠見者蓋寡。唐自安祿山反。內院伶工風流雲散。名優李龜年之徒。競抱琵琶而鬻藝。庶民始克聞歌。然未幾亂平。民間仍無戲曲。宋元以降。巨紳顯宦之家。始有蓄優伶者。蘇徽揚州富商亦有蓄伶工者。永樂取衆樂之義。特許民間演戲。如是教坊伶工遂有集資組織劇館者。京師創之。於前各省繼之。於後遂使歌舞樓臺遍於全國。凡百人民無復向隅之戚矣。乾隆少時曾襲明皇客串之故智。串演小丑拾金劇（化子拾金小丑獨脚也）羣伶弗敢與並化裝一切率讓乾隆居先。非尊丑也。特以唱丑者爲至尊耳。至今伶人勾臉猶俟小丑畫鼻後行之。蓋已成牢不可破之例矣。

二 角色定名之意義

夫戲有文武之分。角有生（老生小生紅生等）旦（正旦老旦武旦等）淨末丑貼（花旦刀馬旦等）副外雜之別。此人所盡知者也。若夫定名之意義。則知之者鮮矣。考梨園譜各種角色之名。稱多因所扮之人物而定。亦有標誌符號以示異於他角者。如淨必淨面而後能勾臉。貼角須貼花鈿之類。是生因恆扮生員外則常扮員外末者末將副副帥也。小旦原係小且。蓋將小姐之姐字去女旁以

圖省筆也。伶人不辨魯魚，往往以且爲旦，訛傳既久，遂爲定名。思之良堪發噤。丑爲醜之代音，雜者雜色人也，或謂伶界多忌諱，凡事之不甚吉祥者，悉以反言出之。生角以鬚生爲主，鬚生所扮皆老邁垂死之人，故反言生。旦者，婦人昏夜所用，故反言旦。淨扮奸臣，大污不潔，故反言淨。末爲開場角色，故反言末。丑扮愚懶無用之人，此類人胥爲早眠宴起之廢物，故反言丑。想當然耳。

三演戲之綱要

梨園所有之戲，不知其若干種也。此各種戲之演法，亦不知若干種也。然撮其大綱，實不出唱工、做工、身段、技術、數種。故爲伶者，第講求五音六律，分別唇齒尖團切字，合聲引聲入調，以期字正腔圓。研究手眼身法步，使之得心應手，果能神而明之，伶工之能事畢矣。予也不才，略有心得，敬爲閱者陳之。

甲唱工

唱工以噤爲要。素吾今先言噤。噤卽喉也。噤分上中下三等。其最佳者有二：一腦後音，二雲遮月。二者皆由丹田之氣發爲中聲。伶界謂之腔音。言其由胸出也。凡噤爲腦後音，或雲遮月者，唱時能高能低，有廣有狹，放之則高厲入雲，斂之則幽徐應節。此誠噤音之無上品也。惟腦後音須

激而後出平唱亦復猶人而雲遮月。嚶初唱往往有痰。唱久嚶音始朗。是固美中不足。然此外實無佳者。其至高極上無可名狀者。亦但能謂之中聲如程長庚譚鑫培皆是。然程嚶類腦後音。譚嚶類雲遮月。蓋中聲原不出此兩種也。次爲寬嚶尖嚶寬嚶者寬廊有餘幽韻不足。唱時偶不經意必至泛濫無歸。如許蔭棠時慧寶卽其流亞。尖嚶至高極細欲放殊難。平平唱去又苦無味。龍長勝卽其類也。又次爲假嚶啞嚶。假嚶云者能亢而不能柔。能狹而不能廣。唱時似朗實浮。善用亦難持久。此類嚶子極多。汪笑儂其尤著也。所謂啞嚶者喉中痰多氣結。唱不出音。竭力發聲。僅及調底。凡具此嚶者宜爲曲師。蓋雖不宜演戲。低唱授徒非不可也。此外尙有一種名左嚶。唱時音不從心。往往絃工而喉尺轉捩與調相違。無論如何終不入調。具此嚶者卽無唱戲之資格。縱使改爲武行亦不過打英雄耳。以爲武生武旦者雖恃武技亦有帶唱之處。惟打英雄者不須唱也。觀上所云可知無嚶不能唱戲。且雖有佳嚶尤必加以愛護方能持久。童伶一近女色。未有不倒倉者。傾倉云者嚶啞不能成聲之謂也。一倒而不復振者無論矣。倘倒久而後發聲。此聲彌覺可貴。蓋能揮洒自如百無妨礙也。願雖如是亦必善練善養。善治始能歷久不敗。養嚶宜於晨起冲服生鷄卵。並宜戒煙酒。治嚶則於嚶音失潤時重則服鐵笛丸。輕則飲熱香茗。所謂

練。嚜。者。即。於。晨。起。時。引。吭。高。呼。面。壁。屢。試。之。謂。此。事。伶。人。皆。知。之。否。則。一。經。再。倒。永。無。恢。復。之。望。矣。

嚜音佳矣。唱戲之資格具矣。爲之師者首宜授之以調。調有二種。一爲曲調之調。一卽音調之調。曲調名目繁多。不能悉載。然除崑班戲外。一般伶人所習者。不過西皮二簧。椰子腔而已。雖皮簧內分慢板（卽三眼板）原板（卽一眼板）搖板（緊拍）快板（連拍無眼）平板（亦一眼板屬二簧）二六板（亦一眼板屬西皮）數種。然皆有定則。舉一可通。非若崑曲牌調之多且雜也。夫唱之工拙。全在於腔（詳見後文）。調則萬人一致。無庸贅述。至於音調。則因人嚜之高下而異。嚜音之至高者能唱乙字。低者亦六字調。或正工調（詳見後）是。以。人。唱。一。宮。不。能。相。強。大。抵。絲。無。定。音。定。音。必。準。以。笛。所。謂。某。調。者。蓋。以。笛。中。之。某。字。爲。工。其。調。卽。爲。某。調。（如以笛中小工調之五字爲工。其調卽爲正工調。以六字爲工。卽六字調。最高爲乙字調。乙字調者。其正工之乙字。卽小工之凡字也。）諸調之中。以乙字調爲最高。雖嚜音至佳者。亦不能更越而上。（蓋恐絃斷。嚜炸也。）故伶人以能唱正工爲合格。唱工半乙字爲上乘。唱六字調爲下乘。再低則不能矣。然使嚜音不足而強用高調。則未有不拉矢者。（嚜音提高時力竭聲嘶。謂之拉矢）故在兩人合唱。

時定絃必折中於兩人喉音之高下使高者微斂以俯就低者微放而仰承始可配搭演唱若喉音相差過遠則雖折中定絃亦不能合唱矣

學者既知用調之法後即當研究使腔腔者字之餘聲轉折變化初無一定之標準但能不失音節多使新腔亦無傷否則不如不用曩者程（長庚）張（二奎）諸伶唱戲全恃喉音不以花腔媚客論者至今多之自余（三勝）譚（鑫培）以腔得名後梨園行靡然效之無論生旦淨末開口便用花腔一若非此不足以見好此實大誤須知余譚用腔胥有分寸初非漫無限制者故有時轉音極多有時異常單簡有時如百鍊鋼有時如繞指柔繁簡徐疾概以劇情爲轉移尤必與板槽吻合此之謂帥腔（帥者好也）若但圖用腔不審地位以致荒腔走板引起座客倒采者皆所謂自討沒趣也

吾不云行腔須合板乎所謂板者係以三木爲之木皆作長方形上者疊二下一有梭以下觸上成音清圓而合宮聲者爲佳此物鼓老掌之（俗所謂打板鼓者以其打板兼打鼓也）儼然一全軍之司令伶人之唱做樂工之奏樂起落徐疾一切悉聽板鼓指使毋得或違譬如先唱倒板後改原板又改快板之類改換處必遵鼓老之號令蓋鼓老打板係視劇本爲轉移而伶工樂師之

進○止○則○以○板○鼓○爲○標○準○也○故○伶○人○唱○戲○不○貴○多○腔○而○以○落○音○合○板○爲○要○素○大○抵○戲○詞○之○字○數○多○寡○不○一○有○七○字○十○字○一○句○者○亦○有○八○九○字○或○十○數○字○數○十○字○一○句○者○每○多○一○字○卽○多○一○眼○且○奇○偶○不○同○唱○者○必○於○吞○吐○遲○速○間○斟酌○求○合○或○以○腔○補○其○不○足○稍○不○經○意○便○過○一○眼○而○落○音○不○合○板○矣○不○合○板○卽○是○走○板○雖○前○輩○伶○工○常○用○閃○板○趕○板○法○唱○時○隨○意○發○音○或○故○促○之○使○空○閃○板○或○故○緩○之○使○過○趕○板○及○至○腔○終○仍○與○板○槽○吻○合○此○法○老○譚○常○用○之○蓋○故○作○驚○人○之○筆○也○要○必○有○過○人○之○技○方○敢○爲○此○向○使○後○生○小○子○調○不○熱○腔○不○圓○者○冒○冒○然○爲○之○未○有○不○唱○碰○壞○也○者○猶○諸○名○宿○賦○詩○故○押○險○韻○非○庸○手○所○宜○效○也○

閱○者○既○知○板○眼○腔○調○矣○吾○今○宜○將○字○音○之○讀○法○分○舉○於○下○大○抵○唱○皮○簧○者○所○讀○字○強○半○用○皖○鄂○音○參○合○中○州○韻○亦○間○有○用○北○音○者○更○有○少○許○以○訛○傳○訛○之○誤○音○而○沿○用○崑○曲○蘇○音○者○則○不○過○百○分○之○六○七○另○有○所○謂○尖○團○字○棗○核○腔○者○胥○爲○伶○人○必○須○講○求○之○學○問○茲○當○約○略○言○之○以○角○色○論○若○生○若○旦○讀○字○多○用○南○音○取○其○輕○清○以○悅○耳○惟○花○面○則○恆○用○京○師○土○音○取○其○重○濁○而○沉○雄○例○如○英○雄○二○字○生○旦○皆○用○南○音○讀○英○同○因○雄○而○花○面○則○讀○爲○英○同○雍○雄○此○雍○音○卽○北○音○也○觀○此○可○知○用○南○音○者○居○多○數○又○更○換○之○更○字○南○人○讀○之○如○耕○京○人○則○讀○爲○今○戲○中○遇○有○此○字○必○用○北○音○如○三○更○時○分

幾更幾點看衣更換之類皆宜讀更爲今是知戲中有用北音處若臉必讀儉（如烏盆計披頭蓋臉句臉讀儉）明係故俗誤認後人因之遂成定例此卽以訛傳訛之誤音也坐臥之坐讀如住金玉之玉讀如約（入聲）（如請坐告坐有坐看坐一旁賜坐謝坐之類坐字皆讀如住桃花玉馬玉石俱焚之類玉字皆讀如約）蓋沿用崑曲蘇音也若大王大夫之大讀如代則參用中州韻也凡此種種字樣苟唱念誤讀其音人必斥爲飄（辟雅切）字飄字者別字之意也凡唱必分尖團字猶諸作詩須辯平仄字也所謂尖團字者團字讀法如常尖字則爲一種特別之讀法俗界所謂咬字者卽指讀尖字而言例如劍箭二字其音頗近然劍爲團字箭爲尖字唱時必須分別不窳混淆又如翰日主請修書等字皆尖字故讀前必用清奇二字之切音讀日必用入銳之切音讀主用重最切讀請用奇淺切（切字法見前）讀修如西讀書如需此皆固定之讀法學者兩宜注意凡戲詞尖字多者旣不易唱又不適聽唱者如有修詞之能力正不妨刪改一二以連唱多數尖字彷彿患舌症也棗核腔原係崑曲名詞亂彈班亦常用之所謂棗核腔者卽唱時注重之字先用他字輕唱然後轉入本音更由重而輕轉一類似之字其腔中鈍而兩端銳如棗核然例如收姜維一劇飾孔明者所唱二簧慢板先帝爺句之先字初用西字起音中落先字卒

用賢字收腔。卽是棗核之意。餘以類推。以上所述。胥爲研究唱工時。必不可少之秘訣。自餘細節。殊難枚舉。學者。但能隨處留心。亦不難迎刃而解也。

乙 做工身段及技術

做工者。何卽表示戲情之謂。凡伶一經上場。卽宜忘其爲己。善惡智愚。賢不肖。喜怒哀樂。愛惡欲。一切神情。皆宜以戲中人身世爲標準。出神入化。以僞亂真。使觀者不知其爲戲。已亦不知其爲戲。諺所謂裝龍像龍。裝虎像虎者。此之謂也。故明時馬伶欲扮權奸。特投嚴嵩門下。服役三年。朝夕摹仿。分宜態度。神情一。畢肖。然後登場。獻技。彼朝學戲。而夕懸牌者。又安足以語此身段。卽演劇時所作種種之姿勢。例如俏立門前。負手竊聽。拾鞭跨馬。據鞍顧盼之類。皆似難而實易。蓋做工劇各不同。此則千篇一律。但求姿勢能佳。正不妨張冠李戴也。技卽一種特別之做工。例如演瓊林宴。飾范仲禹者。上場時。須以足擲履於頭上。不用手扶。演貴妃醉酒於高力士獻酒時。須反立。曲背如弓。而飲之。此皆爲伶工者必不可少之技也。

丙 武工

武工者。武行所習之工夫也。若腰若腕。胥在必練之列。且宜自幼習之。及長亦不間斷。方

龍水跳躍旋轉自如或以手代足而倒行或一足支身而飛舞擲槍接劍其疾如風放箭飛鏢百不失一者爲將帥尤宜保持大將之威嚴雖百忙中亦必寓鎮靜態度舞弄器械處處皆有節奏夫然後可演武戲若徒恃變力狂喊亂跳斯下乘矣大抵武戲可分爲三種一披甲類（披甲或曰紮靠卽扮演元帥馬上將官之戲）二箭衣類（卽扮演改裝軍官富家子弟之戲）三打手類（打衣卽夜行衣又名短打卽扮演英雄俠客盜賊等之戲）此三類戲之演法亦不出交手（卽空手相打）對壘（卽用器械相打）兩種有所謂打出手者實卽對壘之變相蓋於用械相打時頻頻將已手所持之器械扔出而接用他人器械也空手打法如拳操手拿法金剛頭猴帶帽地踏拳雙排腿六擊頭醉八仙等類用械打法如對刀對槍對鞭對鎚單破槍雙破槍棍破槍大刀破雙刀拐子單刀十八棍梢子棍燕翅鎗鳳尾鎗流金鎗等類名目繁多不易悉數使用之法亦各不同然可一言以蔽之曰習武戲必須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講求手眼身法步尖團嘔噀音使一身自頂至踵無處無戲果能研究無誤武戲之能事畢矣

四崑曲概況

崑戲發源於崑山他劇脫胎於崑曲此人所盡知者也吾國戲曲種類至多然幽雅無過於崑曲鄙

陋。無。過。於。秦。腔。亂。彈。得。其。中。焉。緣。是。社。會。顧。曲。之。心。理。一。致。趨。向。亂。彈。大。有。非。此。不。觀。之。概。而。吾。述。俗。人。唱。做。之。秘。訣。亦。指。亂。彈。而。言。非。敢。偏。向。特。投。時。彥。之。所。好。耳。今。者。吾。於。演。亂。彈。戲。之。細。則。亦。既。詳。言。之。矣。用。是。迴。我。筆。鋒。略。述。崑。曲。之。概。况。大。抵。崑。戲。劇。本。泰。半。編。自。名。人。故。其。詞。典。雅。絕。非。他。劇。所。能。及。咸。同。以。前。盛。行。魯。豫。幽。燕。吳。越。間。而。尤。以。蘇。揚。徽。三。州。爲。最。士。人。商。賈。幾。無。一。不。知。崑。者。亂。彈。興。後。其。風。漸。殺。今。則。日。已。啣。山。轉。瞬。卽。將。漸。滅。矣。崑。曲。唱。時。用。笛。用。笙。用。三。絃。而。獨。不。用。胡。琴。板。眼。純。按。曲。牌。一。絲。不。苟。輕。聲。慢。度。字。字。歸。真。聆。之。醴。然。有。味。曩。年。善。唱。崑。劇。者。老。生。爲。程。玉。山。名。長。庚。皖。南。人。常。演。孫。臆。裝。瘋。龜。年。彈。詞。濟。顛。伏。虎。子。儀。酒。樓。等。劇。小。生。爲。徐。小。香。蘇。人。常。演。琴。挑。偷。詩。司。馬。相。如。調。戲。卓。文。君。事。跪。池。三。怕。秦。少。游。娶。蘇。小。妹。事。奪。帶。擒。海。李。存。孝。奪。朱。溫。帶。擒。孟。覺。海。事。等。劇。小。旦。爲。朱。蓮。芬。蘇。州。常。演。絮。閣。小。宴。長。生。殿。故。事。佳。期。拷。紅。西。廂。故。事。尼。姑。思。凡。等。劇。淨。角。爲。何。桂。山。卽。何。九。皖。南。人。常。演。青。門。崑。崙。奴。盜。紅。拂。故。事。北。餞。尉。遲。恭。餞。唐。僧。故。事。醉。打。山。門。花。和。尙。魯。智。深。故。事。訓。子。刀。會。關。雲。長。單。刀。赴。會。故。事。等。劇。末。角。爲。曹。春。山。蘇。人。常。演。尋。親。記。十。五。貫。釵。串。大。審。等。劇。白。二。面。卽。大。丑。爲。楊。明。玉。蘇。人。常。演。借。茶。活。捉。張。三。借。靴。化。子。教。歌。等。劇。京。諺。有。一。楊。三。已。死。無。好。丑。李。二。先。生。是。漢。奸。一。之。句。蓋。一。借。

其死一惡其生也。

五椰子概況

椰子亦名秦腔北鄙殺伐之音也。其詞俗而淫，其聲哀以厲，唱似哭，白亦似哭，開口似哭，閉口亦似哭，而清季滿人嗜之。王公大臣強半非此不樂。卒肇庚子之變，聯軍入京，畿滅吾國，論者稱爲亡國之音，非苛語也。該戲向以山陝交界處蒲州解良人所唱爲地道，他處人所唱爲臭板子。地道與臭板子之分，即在字音之正否。今試以鬚子生論如郭寶臣、楊娃子、達子紅、胥爲地道，名角其狗兒紅、洒金紅、小茶壺等，則臭板子也。椰子班最重老生與青衣，花旦小生（小生又分窮生、色生、娃娃生三種）次之。白鬚老（猶諸京班之老外）又次之。再次方爲花面與小丑，唱青衣者以老一貫、油齣、日曬、嗚脆、溜溜旦等爲巨臂，其拿手戲如鞭打蘆花（閔子騫事）、燭影搖紅等劇，皆有特殊之優點。常伶萬難企及，惟地道班老旦如貓、貓旦等殊無一可人意者，非其藝不佳，以其貌奇醜，不稱爲花旦也。老十三旦侯俊山雖出身於臭板子，實爲椰子花旦之翹楚。所演如新安驛、珍珠衫、梵王宮、大劈棺等皆極花旦之能事。小生以王小旺爲最佳，唱做俱臻上乘，甩髮尤爲特色。所演如水牢、漁家樂、呂蒙正趕齋等戲，胥爲該伶之傑作。白鬚老無甚好角，唱法亦不足取，以其味頗似演傀儡戲者。

所唱之土梆子也。大面首椎驚天雷。其次爲一聲雷唱忠保國（京班稱大保國）鏘美斬彭越等戲。一聲高唱四座咸驚。雖曰夸曠其壯不可及也。小丑如劉七亦是好角而終不及趕三百歲（皆京劇名丑）者以渠所演之戲泰半情節俗也。

京劇一百曲考證

空城計失街亭斬馬謖

豁公

孔明之空城計怪誕不經類滑稽談此事之所必無理之所或有者緣是史冊不載惟三國演義回目中如有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扶琴退仲達孔明揮淚斬馬謖字樣是所謂空城計者非武侯却敵之奇謀特陳壽（編三國志者）文字之波折耳往昔伶人編劇旣無化史爲劇之能力自不得不求其次如是乎演義尙矣故空城計一劇前後情節略如演義所云初孔明破羌敗魏後駐兵祁山魏起司馬懿禦之懿聞新城太守孟達與蜀通不俟詔卽往征伐誅達而還孔明聞訊大驚料懿必取街亭急思遴將往守參軍馬幼常（謖也）自言願往亮慮渠非懿敵謖固言不妨亮勉許之而以王平爲之副蓋終不信其能拒懿也瀕行亮囑謖須紮寨於靠山近水要道中以防魏兵偷過謖因兵書有置之死地而後生一語遂疑亮言爲妄改就山頂紮營王平苦諫不聽果爲魏兵所敗司馬

懿○既○克○街○亭○復○將○列○柳○城○攻○破○引○兵○大○進○直○逼○西○城○時○亮○部○諸○將○俱○已○領○兵○出○防○城○中○僅○有○武○侯○一○人○暨○五○千○留○運○糧○草○之○老○兵○而○已○亮○度○無○力○禦○敵○急○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無○門○派○兵○二○十○僞○爲○庶○民○打○掃○街○道○已○則○安○坐○城○樓○飲○酒○彈○琴○以○示○暇○逸○懿○至○見○狀○大○疑○慮○有○埋伏○遂○引○兵○去○亮○乃○斬○馮○軻○平○以○申○軍○法○演○此○劇○者○身○段○宜○極○文○雅○唱○則○愈○慢○愈○佳○所○以○見○鎮○靜○也○故○譚○鑫○培○飾○孔○明○舉○止○異○常○文○秀○城○樓○所○唱○慢○板○及○二○六○從○容○不○迫○如○談○話○然○訊○譏○時○倏○起○倏○坐○忽○嘆○忽○詈○忽○而○怒○叱○忽○而○掩○泣○曰○斬○又○不○卽○斬○後○乃○決○然○斬○之○種○種○表○情○能○將○孔○明○心○事○一○一○情○形○盡○致○是○真○得○未○曾○有○余○叔○巖○貴○俊○卿○等○做○工○雖○得○其○彷彿○唱○則○不○如○遠○甚○餘○子○碌○碌○更○不○足○道○若○某○武○生○等○以○黃○天○霸○之○身○手○飾○諸○葛○亮○真○可○謂○唐○突○古○人○矣○

中牟縣卽捉放曹

豁公

漢○獻○帝○優○柔○寡○斷○大○權○旁○落○丞○相○董○卓○專○橫○叛○逆○之○形○已○著○廷○臣○皆○側○目○顧○亦○無○敢○撓○其○鋒○徒○作○楚○囚○而○已○驍○騎○校○尉○曹○操○竊○抱○不○平○因○請○於○司○徒○王○允○願○得○七○寶○刀○往○殺○董○卓○以○安○漢○室○允○慨○與○之○操○遂○懷○刀○而○往○時○卓○方○晝○寢○操○念○機○會○至○矣○甫○拔○刀○而○卓○已○醒○驚○問○何○爲○操○詭○稱○購○得○寶○刀○不○敢○自○用○特○以○奉○公○卓○竟○受○之○而○不○疑○旋○述○其○事○於○李○儒○(卓婿)儒○疾○聲○曰○公○誤○矣○此○必○操○圖○刺○不○成○故○託○言○

獻刀耳卓悟立下捕操令畫影圖形以索之操逃至中牟縣竟爲關吏所獲解交縣令陳宮宮見操識爲英雄僞令收禁旋私釋之詢所圖操曰吾將歸故里號召天下豪傑同舉義師誅卓以安漢室耳宮壯其言遂棄官與之偕遁途遇呂伯奢阿瞞之父執也堅留宮操止其家而自出沽酒操內不自安忽聞磨刀霍霍聲起於內室操慮呂將圖已仗劍而入盡殺其家屬宮欲止之已無及入廚下見豕縛於柱方悟適間磨刀實以屠豕公臺痛責其孟浪操云事已至此宜速避禍言已倉皇出走適值伯奢沽酒歸操又殺之公臺盛氣責之曰汝奈何一誤再誤操冷笑曰大丈夫作事寧可負盡天下人真教天下人負我宮知其不可勸遂付之一嘆夜宿逆旅中宮心頗悔恨欲殺操又惜其才遂棄操去臨行留書於案責操不義比操醒宮已去遠矣後操歸故里招募義兵討董卓成大勳然襲董卓故智爲禍更烈漢室遂亡於曹氏使公臺在客邸時毅然殺之安有此事先哲謂大奸慝天使之然言哉按此劇一生一淨唱做並重曩見譚秀英（飾陳宮）與金山（飾曹操）李順亭（飾呂伯奢）合演此劇璧合珠聯工力悉敵令人生觀止之嘆今茲正角譚金皆已卽世僅餘配角李順亭一人此劇殆將成廣陵散然使降格以求則以小小余三勝飾宮劉永春飾操伯奢仍屬李氏亦尙可觀否則不如其已質之閱者以爲何如

貴妃醉酒百花亭

豁公

貴妃醉酒一劇出自崑班與脫靴寫詩等齣同取材於綴白裘京劇則改唱平板然與吹腔不甚懸遠卽劇中唱詞科白亦皆崑戲舊本故多典雅之辭其劇情則因唐玄宗先一日與玉環（貴妃名）約命設宴於百花亭以便賞花飲酒乃次日玉環先往整筵候駕久久不見駕至忽報皇帝已幸江妃宮玉環懊悶欲絕且素性褊狹善妒尤極淫蕩婦人怨望之餘往往生反感力緣是萬種情懷一時苦難辨遣矧乃酒入愁腸三杯亦醉春心旣熾未免忘形遂當高力士裴力士前作諸醉態又作狎褻求歡狀久乃倦極還宮此劇爲花衫之正工戲小梅演之至有精采而背立啣杯之身段做得活潑潑的尤令人喝采不遜馮子和曩年亦常演此今則不能（緣體胖欠靈便也）黃潤卿偶一爲之聊供舞臺之點綴而已若趙醉梅王佳楣小楊月樓等以竈下婢學夫人多見其不自量耳

完璧歸趙

豁公

完璧歸趙一劇係戰國時趙臣藺相如使秦故事初趙王得和氏璧秦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慮秦有詐遲疑未決藺相如自請使秦謂不得城卽當完璧歸趙趙王許之相如抵秦境秦果受璧而不與城相如謂秦王曰璧有微瑕君王曾見及否秦王曰未相如曰然則臣當指以告君秦王出壁

授相如命指瑕處相如得璧立退數武曰此璧寡君所寶雖百城不願易也徒以畏君之威重君之信故命臣以璧易城今璧入而城不與臣實無以對寡君寧與璧俱碎於此不願受君王欺也言已擊璧作欲投狀秦王駭失色和聲以謝之曰先生幸毋怒寡人非欺人者今姑以璧歸館舍容寡人割城易之相如稱謝而退夜命從人挾璧歸他日奉秦王召赤手而往秦王問璧相如頓首曰臣慮見欺於王有辱君命已命人攜歸趙國矣秦王嘉其胆誦厚禮遣之此事之不當古人已先我言之矣（見古文蘭相如完璧歸趙論）疇昔梨園無演此劇者孫菊仙偶或演之至劉鴻聲而始著詞句頗欠通順（如頭場所唱西皮倒板原板一段云適纔奉命到西秦蘭相如在馬上暗自思忖論天下說強弱互相吞併惟有我趙國地強擋西秦若獻了和氏璧每甚要緊怕的是那秦王不納連城此一番使秦把我的主意拿定學一個奇男子萬古留名云云）穿場結構尙佳佐以鴻聲清清動聽之嗓音演來頗有趣味易以他伶不足觀矣

洗耳記

豁公

洗耳記一劇係汪笑儂生平唯一之傑作歷史戲中詞句結構之佳實無逾於此者其劇情係唐堯年老倦勤知其子丹朱不肖不足以託重任遂欲傳位於賢破除家天下慣例緣是旁求俊又得隱

君子許由欲以帝位讓之。許由不受。逃至村外。以爲污穢。言不應留。諸耳內遂掬清流以洗耳。適其友巢父牽牛飲水。見狀。問故。由具告之。巢父勃然曰。若耳中莫大之污。奈何。瀾入溪水。從此清流變作濁流。豈復堪入牛腹。遂驅牛改從上流飲焉。似此高尚行爲。時彥幾曾夢見。世有醉心利祿者。觀笑儂。此劇亦可以少愧矣。（四朝臣上安排子外白）列位請了。主公登殿。分班侍立。（四太監內侍生上引）傳賢不傳子官。天下大公無私。（詩）富有四海君爲尊。也是國家一庶民。君臣共治安天下。元首股肱本一身。（白）孤帝堯在位。自從登基以來。勵精圖治。物與爲懷。是以四海乂安。萬民樂業。現因朕躬耄老。難以日理萬幾。意欲傳位於子。爭奈吾兒不肖。誠恐誤盡蒼生。釀紛爭於天下。終必國破家亡。孤欲傳位於賢。上順天心。下合民意。捨一姓之尊榮。保兆民之安樂。豈不美哉。衆位卿家。（衆白）萬歲。（生白）孤想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下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朕子丹朱不肖。不堪爲君。意欲傳位於賢。以求國利民福。無奈孤在宮中。不知外事。我想千里一俊。百里一賢。衆卿必有所知。快快奏與孤家。以便前去奉請。切不可徒震其名。不察其實。使孤傳位於非人。遺害於天下也。（衆白）萬歲。以帝位公諸天下。傳賢不傳子。足徵聖德高深。真乃是萬民之福也。臣等夙知布衣之士許由。乃是當今賢者。此人品行清高。學識深遠。敬舉此公。以繼帝位。不知

聖意如何。(生白)一人之智識有限萬民之輿論無私既卿等共舉此人必然名下無虛但不知現居何處。(衆白)就在城外浮雲村居住。(生白)好吩咐御林軍保駕衆卿隨孤一同前去迎請便了。

(衆白)臣等遵旨御林軍走上。(四大鎧四武士金瓜鉞斧等同上衆白)起駕浮雲村。(生唱正板西皮)孤登基惡民所惡好民所好國承平民安泰快樂逍遙孤有心傳丹朱痴兒不肖爲兆民謀治安傳位賢豪可嘆那專制君一味驕傲全不想與百姓原是同胞只爲保一姓人富貴榮耀忍教那天下人鬼哭神嗥誰能保子與孫人人有道到不如官天下免動槍刀有四岳在金殿一本奏道因此上訪許由親到荒郊但願得將天下早早讓了免得朕擔重任國事勤勞。(同下末扮許由上唱原板西皮)笑世人口聖賢心同賊盜或爭權或爭利不讓分毫全不想國若亡家也難保一霎時冰山倒火滅烟消位愈尊身愈險你可知道又何必爭天下糜爛同胞不如我耽林泉山中嘯傲終日裏無憂慮散淡逍遙。(四御林四內侍四大臣引生上唱搖板)三十里浮雲村霎時來到爲訪賢孤不憚路遠山遙但願得讓賢君修明政教從此後一身輕免把心操向前去叩柴扉急忙通報。(許接唱)忽聽得大門外白板頻敲馬蹄亂人聲衆誰來尋找。(生接唱)朕親身迎賢主車駕入朝。(許接唱)聽此言不由我心驚肉跳我怎肯自由身墮入籠牢放民利君無權必然紛擾重君權民

不利煩惱。自招觀時勢。萬不能雙方見好。恨虛名了無益。徒惹風潮。看起來我與他。不見爲妙。且將這閉門羹。款待帝堯。許逃下生唱。轉身來對羣臣。低聲言道。這半晌不見人事。有蹊蹺。白孤家立待許久。他爲何還不開門相見啦。衆白。那許由性情孤僻。從不接交富貴之人。他現在聽得車馬聲喧。或者由後門逃走也未可知。生白。御林軍看他家可有後門。御林軍看介白。現在後門大開。想是有人出入。生白。好好替許先生看守門戶。衆卿隨同孤家。追趕許先生回來便了。唱。這許由。果然是性情高傲。爲訪賢。怎顧得跋涉勤勞。生衆同下。許上唱搖板。借羽翼。任翱翔。出籠飛鳥。笑燕雀。他未解鴻鵠高超。富與貴。等浮雲。有何榮耀。爾爲爾。我爲我。何必相交。爲此上從後門。急忙逃跑。生隨衆同上唱搖板。請先生且留步。有話相交。白。許先生慢走。許白。原來是天子降臨。待小民參拜。生白。先生乃當世名賢。何拘這君臣俗禮。許白。小民無德無才。何賢之有。不過是虛名誤人而已。生白。先生不必過謙。朕因年邁力衰。不勝萬歲之劇。故此別求賢君。以繼大位。適纔詢於羣臣。他們共舉先生。請先生以蒼生爲重。幸勿固辭。天下幸甚。許白。萬歲此言差矣。唱二六板。聞此言不由我微微冷笑。爲甚麼。聖天子下詢。萬歲這一席話。講錯了。有什麼滔天禍。你脫却了赭黃袍。你只當皇帝位。萬鈞重了。據我看。這君位不值分毫。遇荒早就怨你賑濟太。

少○遭○兵○燹○又○恨○你○無○有○略○韜○遇○水○災○便○怪○你○河○道○未○修○好○外○國○侵○便○說○你○不○懂○外○交○那○一○個○專○制○君○
 富○貴○長○保○徒○若○得○普○天○下○亂○動○槍○刀○自○古○來○成○者○王○敗○者○寇○盜○爭○權○利○自○相○殘○酷○害○同○胞○似○這○等○危○
 險○位○我○擔○任○不○了○要○知○道○居○宮○禁○如○坐○監○牢○出○門○時○御○林○軍○前○後○擁○保○心○也○驚○胆○也○戰○魂○魄○皆○消○以○
 一○人○壓○天○下○原○非○公○道○到○後○來○禍○臨○頭○天○理○不○饒○爭○似○我○隱○林○泉○烟○霞○嘯○傲○落○一○個○無○憂○無○慮○無○是○
 無○非○無○權○無○利○無○仇○無○恨○無○災○無○禍○終○日○之○間○飲○酒○看○花○樂○陶○陶○為○君○難○你○讓○天○下○我○許○由○不○要○請○
 尋○那○非○常○人○替○你○我○勞○(生唱搖板)你○休○學○厭○世○人○林○泉○寄○傲○做○一○個○自○了○漢○一○味○清○高○都○不○肯○擔○
 責○任○國○家○何○靠○謗○先○生○救○蒼○生○再○莫○辭○勞○(許唱)我○平○生○最○恨○人○英○雄○自○命○有○幾○個○聖○賢○君○能○救○蒼○
 生○也○不○過○口○頭○禪○騙○人○信○任○似○這○等○污○穢○話○掩○耳○不○聽○縱○說○得○天○花○墜○我○不○擔○責○任○從○此○後○風○馬○牛○
 各○奔○途○程○(許下生唱)我○一○心○讓○天○下○他○不○受○任○莫○非○是○無○實○學○徒○有○虛○名○御○林○軍○擺○駕○深○宮○進○與○
 羣○臣○議○定○再○訪○賢○君○(同下外扮巢父牽牛上唱原板)心○比○寒○梅○澈○骨○清○孤○芳○自○賞○樂○天○真○一○生○清○
 高○是○本○性○撲○去○三○斗○軟○紅○塵○(白)老○漢○巢○父○自○幼○秉○性○清○高○語○言○舉○靜○一○概○不○合○時○宜○隱○居○在○浮○雲○
 村○與○世○人○不○通○來○往○自○種○自○食○治○亂○不○聞○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命○樂○天○到○也○逍○遙○自○在○本○村○
 有○一○許○由○也○是○清○高○君○子○我○與○他○道○義○之○交○十○分○相○契○看○溪○邊○水○清○見○底○我○不○免○牽○牛○去○飲○便○了○(

唱搖板）牽牛去向溪邊飲高唱一聲河水清（巢下許上唱）可笑帝堯沒來由口出污言不自羞
溪邊掬水洗污垢（巢牽牛上接唱）你因何洗耳說根由（許白）再休提起適纔我正在家中看書
消遣忽聽人馬聲喧有人扣門相訪我從來不與外人結交何況高車駟馬富貴之人忽地前來訪
我豈不是一樁怪事麼（巢白）真是怪事但不知來客爲誰（許白）是我在門內張了一張你道是
誰原來是皇帝到我家來了（巢白）我到不知你從幾時結交了皇帝以後我就不敢高攀了（許
白）我那裏與他結交他自己找上門來我不與他相見便從後門逃出來了（巢白）好朋友真與
我一般心事他乃專制之君你我自由之民薰蕕不同器水火不相入實是不見的最妙（許白）爭
奈他趕到荒郊與我相見他言道家天下不如官天下故此不傳於子而傳於賢苦苦的要把天下
讓我這等污耳之言我那裏能聽爲此掩耳到此用溪中的清水洗我耳內污言老先生你想這件
事兒怪是不怪（巢白）咳（唱）聞言不覺怒心頭頓足捶胸恨許由你只顧耳根清淨洗污垢全不
管這濁水污我耕牛不飲此水牽牛走可惜這清流變濁流（巢下許唱）可恨巢父太苛求何以人
而不如牛他這樣孤僻性情真少有更比我清高勝一籌叫聲先生且慢走你不爭上流爲什麼從
下流（下完）按此劇字斟句酌以勸爲懲事迹取自古人針鋒治中時病笑儂所編諸戲應推此齣

爲第一不謂排演之時座客作鳥獸散而演馬前潑水張松獻地圖等劇則座客采聲雷動以爲得未曾有後輩伶工且私淑之藉作投時之利器笑儂有知其不瞑目於地下矣

戰宛城割髮代首

豁公

戰宛城一劇係本三國志演義所載曹瞞以張濟之姪繡屯兵宛城結連劉表意欲興兵犯闕特統大軍十五萬親往征之臨行曾發一令謂古者軍行千里不犯秋毫我軍亦宜效之宛城路上民田相望凡我軍上毋得踐踏青苗違者斬首不貸詎途次已所乘馬因見斑鳩飛起驚躍入田踐踏青苗殆遍操宣言曰軍令如山雖主帥不可犯也今我自犯軍令法當處斬言已拔佩劍作自刎狀隨征諸將爭止之謂丞相萬不能死以公爲三軍司命公死則我軍無主不戰亦自潰矣阿瞞曰諸將所言良然無已吾其斬坐馬割吾髮以代首乎諸將稱善操遂如言之我宛城亦名割髮代首蓋以此故近見各梨園演戰宛城之情節則張繡一聞操至卽聽賈詡之言不戰自降孟德統兵而入安住城中偶思女色其姪曹安民竟劫繡嬪張鄒氏以進鄒蕩婦也正苦寡居寂寞急不暇擇遂爲操抱衾與繡張繡聞之怒親入曹營窺探時操猶高臥繡立待之操乃張皇出見繡察其神色已信人言非妄又見鄒婢出獻茶見已疾奔而入心知嬪果在此遂與辭出急與賈詡謀先將兵移屯中

營然後開筵招典章醉以冽酒命大力士胡車兒御歸曹營乘彼醉臥盜其慣用之雙戟以歸旋即縱火襲曹營操方與鄒氏狎變生倉猝實所不意遂赤身挾鄒氏逃典章從夢中驚醒覓雙戟不得遂以死人股爲兵飛舞以出繡軍四面圍之衆寡不敵遂死於亂軍中操從小路亡去至來時馬踏青苗割髮代首之事則並未演出而戲單上仍書之此已令人費解而扮張繡者於入曹營窺探時一見操至立即怒目相向驟起逼視操作驚惶却走狀操退一步則繡進一步如獵犬之逼困獸然直至繞台一週而後已試思地爲曹營繡以隻身來前心雖憤恨亦何敢如此無狀且操居本營如虎在山爪牙布滿又安能受忤至此設當時繡操果作此狀則繡爲笨伯曹操爲呆鳥矣一笑

「豁公啓事」啓者豁曩受本書編輯魯雲奇先生請託爲撰京劇考證二百篇旋因文債紛集不能但治一事遂商諸魯君改請多人撰述雖各如期交稿校讎之責豁固義不容辭無如出版時促未克詳加校正亥豕魯魚知所不免宋唐倒置未敢云無幸閱者原諒爲感劉豁公叩

洛陽橋

可人

洛陽橋爲梨園中燈采戲之一每值陰歷新年各舞臺必排演之蓋遵元宵燈節金吾不禁之舊例也吾聞諸閩友橋在該省泉州城外十三里長二百八十丈寬四丈有奇高出水面三十尺係用巨

石砌成蓋明泉州府尹蔡狀元襄爲母酬願所建橋側有蔡公祠壁嵌蔡襄所書洛陽橋記載頗
詳俗傳蔡建橋時因水深流急椿不得入蔡氏想入非非欲遣人下海赴龍宮投文苦難其選時公
役中有名夏德海者蔡以其名字與下得海諧音遂強使之夏不獲辭因狂飲列酒醉臥海灘忽爲
海神引入水晶宮見海龍王當蒙優待賞看龍宮戲曲並於文書上披一醋字蓋隱示廿一日酉時
可以破十建椿也德海醒後呈書復命蔡襄見時知旨如言之椿果得入未幾洛陽橋告成遂廣
集優伶扮演三百六十行雜劇於橋上以慶落成此事荒謬絕倫不值識者一笑然演時頗形熱鬧
劇中角色以扮縫窮婦人之花旦扮乞丐與夏德海之小丑扮賣瓜人之老生爲最吃重其餘皆爲
配角無足重輕曩見女丹桂園演此劇陸菊芬扮縫窮婦與丐胡調時一口江音東扯西拉談諧百
出聞之至堪發噱後爲乞兒縫褲乞兒乘間推彼臥地上疾據其身作交媾狀一時觀劇婦女相率
面紅耳赤掉首不遜卽今思之猶欲作嘔吾不解此輩女伶何其顏之厚也

黃金台

可人

黃金台劇之事實係戰國時齊湣王寵愛鄒妃信任寺人伊立日耽酒色不理朝政太子田登章時
復藉事進諫鄒伊患之因捏造太子戲妃狀以激湣王王怒立命伊搜殺太子登章聞信昏夜潛逃

爲田單部卒所獲。單見爲太子大驚，詢知其故。急將太子改女裝，藏諸內室。未幾，伊立踵至。單喚太子出見，僞稱己妹。伊立不疑，遂率兵去。單遂與太子僞爲兄妹，進香狀。蚤夜出關，關吏苦加盤詰。單與以賄，得脫。逃往卽墨。適燕昭王命樂毅率師伐齊，連下七十餘城。齊都失守，湣王被殺，鄒妃伊立亦死於亂軍中。單憤燕人之殘忍，因起卽墨（縣名）之兵，用火牛陣大破燕軍，齊地盡復。發章返都卽位。單亦位至上卿。此劇以扮田單之生角爲主，而扮伊立之淨角次之。蓋生則唱做兼重，黑頭僅於出入田府時作一上馬下馬之身段。與田晤談時有一大段口白所唱四句頭，搖板聊以應場而已。

取成都

可人

取成都一名劉璋讓位係三國時劉璋爲備所困，乞援於漢中張魯，魯命馬超救之。超軍至葭葭關，竟降玄德而攻璋。璋不能支，遂命開城迎備。入旣晤，而璋詰備曰：曩者吾以成都讓賢弟，賢弟不受。今又見逼，何也？玄德語塞。孔明代答曰：吾主乃不得已而爲之，嗟乎！利之所在，雖誼屬宗親，情同骨肉，猶將挾兵以爭。况在他人，得已乎？不得已乎？亦聊以搪塞而已。此劇爲鬚生之止工戲，飾劉璋者除大老板外，當然以汪大頭爲首選。其次如王鳳卿、鄧遠芳亦尙稱職。譚鑫培號稱伶界大王，生平

無。不。會。之。戲。獨。此。劇。自。愧。不。如。大。頭。遂。不。肯。演。然。則。藝。不。如。譚。者。不。亦。大。可。以。已。乎。

豁公按伶人好趨時雖非所長之戲亦強爲之以見無所不能此吾所深惡者也此篇立論云云
實獲我心可人洵可人哉

香妃恨一名乾隆艷史

種因

香妃姓沙氏新疆哈密人也父丘爲隱君子居住鄉村不聞時事香妃性孤僻惡蔬菜之不潔常藉梨棗之花以果腹久之體生異香非麝非蘭芬芳撲鼻因以天香爲字蓋誌異也後因族兄沙明之媒介嫁伊犁王布那敦之弟霍集占爲妃香妃之名乃著當其未出關時清臣紀曉嵐以事謫戍烏魯木齊熟聞天香之異赦歸後偶爲乾隆逃之乾隆思慕之餘竟成幻夢時羅敷固已有夫矣乾隆不知竟遣欽使高天喜向伊犁王索取天香布那敦怒其無禮喝將高天喜逐出國境並與清脫離關係不復朝貢乾隆愧憤交集爰命大將兆惠富德等帥師伐伊犁（今新疆省）滅之布那敦與弟霍集占出亡至巴達克（係一小部落有酋長一人主之酋名吉利哈後代布那敦爲伊犁王）爲吉利哈所殺布子晒爾毋晒爾隨其傅李剛逃至霍罕國霍罕王哈吉憐而納之香妃與婢蘭兒同爲清將所得挾以俱歸獻諸帝帝欲納香妃香妃誓死不從遂置之香妃內不自安於無人時潛拔

髮際所插之金針。猛刺喉管。圖自盡。蘭兒瞥見之。趨前救護。香妃奪針。誤刺蘭兒腹。復自刺頸。項遂各暈去。事爲孝聖皇太后所聞。慮將肇事。立命賜香妃死。乾隆急救之。並建望鄉樓。與回回街以慰香妃之鄉思。終以其屢強殺之時。哂爾毋哂。克已長成。欲爲父叔。嬖報仇。遂借霍罕兵十萬。與清開釁。血戰數年。屢獲勝利。清人無可如何。賄通哂氏侍從。刺殺之。布氏之嗣續遂絕。此劇係評劇家劉豁公所編。天蟾舞臺演之。以趙君玉飾香妃。楊瑞亭飾布那敦。林樹森飾霍集占。劉玉琴飾蘭兒。李桂芳飾乾隆。張德俊飾富德。何金壽飾高天喜。有文有武。亦唱亦做。莊諧雜進。逸趣環生。真正得未曾有。編者設想之奇。文字之妙。固不待論。而演者體貼戲情。處處深入骨髓。亦自足多。以故每次排演。觀者萬人。空巷非偶然也。

泥馬渡康王

種因

泥馬渡康王一劇。係本岳傳回目中所稱。崔總兵進衣傳血詔。金營神鳥引真主。夾江泥馬渡康王。事迹謂宋徽欽二宗北遷後。被囚於黃龍府（卽五國城）愁苦不堪。言狀有前朝州總兵官崔孝陷落金邦。有年時爲金營馬醫。聞二宗被難。心痛如割。特具羊裘二襲。牛羊脯若干。親送至五國城。乘間密請欽宗修血詔。夾帶出城。親便授康王。令遁歸中原。卽位康王。得詔悲憤填胸。顧尙未卽發適。

有一神鳥作人語曰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什麼時候康王悟遂籍射鳥爲名疾步向南衝營而出甫至夾江兀術追兵已至時值江中無艦欲渡不得突有一空馬馳至王遂乘以渡江抵岸視之蓋泥馬也崔孝以不得渡遂爲金兵所殺而康王已赴南都卽位矣按崔孝曩爲金人戰敗時膝骨受巨創愈後遂跛一足金人呼爲苦人兒良以此故故扮崔孝者必作跛狀始合法當年黃月山若何演法吾未見近見李吉瑞等演此劇於赴夾江時繞台飛跑迅速無倫蓋已忘崔孝爲跛足矣世有留心劇情者請於此等處力矯正之

白馬坡斬顏良

種因

三國時劉玄德既失下邳小沛兄弟夫婦皆失散隻身投青州往依袁紹關公覓兄不得遂挾二皇嫂暫降曹瞞適袁命大將顏良往攻曹操轉戰皆捷所向披靡操將宋憲魏續等先後爲顏所殺宿將徐晃亦戰敗顏良至白馬坡曹軍咸有懼色隨營諸將無一敢迎敵者遂用謀士程昱計往請關雲長退敵並隱寓借刀殺人意欲袁紹疑備而誅之也雲長不知竟受曹瞞命引兵從土山衝下甫一合卽斬顏良於馬下遂解白馬之圍操因上表於獻帝授公爲漢壽亭侯此劇曩爲汪桂芬氏拿手戲之一唱時手眼身法步處處俱能顯出關公神威三麻子私淑汪法貌合神離已落下乘小孟

七趙如泉等膽大妄爲變本加厲真唐突關公不淺哉

武松殺嫂 獅子樓武十回

種因

武松殺嫂一劇專載水滸傳中初武松之兄武大一矮醜之侏儒也娶妻潘氏(名金蓮)美而蕩與大貌合神離名爲夫婦實如陌路適一日潘氏向街心潑水誤濺途人西門慶之衣旣覺急向西門慶道歉慶見係美婦人遂不加責一笑置之旋因虔婆王氏之捉合與潘私識鴛合狐綏情好甚密會武大有恙潘私與慶謀置毒於藥碗中強大飲之七孔流血而死金蓮草草殮之旋賄令何九叔爲之焚化何知武松不易與遂潛留骨殖一塊以爲御責之地未幾武松差峻歸驟悉懷兄暴卒悲憤欲絕旣見嫂氏孝衣內襯着華服不類居喪之人因再四向之詰問金蓮矢口不移謂大以嗆血死松雖疑之無如何也比夕松宿靈床側夢見武大血流被面向已悲啼已知兄死非命復因鄆哥之言往訪何九叔得見兄骨並悉金蓮與慶通姦狀遂以酬謝助理喪事爲名邀隣右飲強拽王婆至家酒酣遂將金蓮謀斃乃兄事隱隱說出隨令士兵監視鄰人不聽去已趨至獅子樓尋西門慶激鬪慶亦勇士松不能勝幸賴兄魂暗助得殺仇人復手刃潘金蓮以其首哭奠兄靈然後拽何九叔等入縣自首奉判戍邊而武松殺嫂之事遂於此成一小結束按此劇以飾武松之短打武生爲

主。角。飾。西。門。慶。之。武。生。飾。潘。金。蓮。之。武。旦。爲。硬。裹。子。其。餘。如。飾。何。九。叔。之。小。丑。飾。王。婆。郭。哥。等。人。之。雜。角。不。過。應。場。而。已。吾。意。以。蓋。叫。天。扮。武。松。九。陣。風。扮。潘。金。蓮。應。寶。蓮。扮。西。門。慶。張。鳳。來。扮。何。九。叔。彼。鴻。奎。扮。王。婆。范。敏。兒。扮。郭。哥。好。好。演。來。必。能。令。我。輩。大。過。其。戲。癮。若。僅。得。一。好。武。生。而。以。無。數。小。飯。桶。配。之。則。觀。者。味。如。嚼。蠟。矣。

硃砂痣行善得子

振亞

硃砂痣一名行善得子。專載某說部中。朝代已無從考。有韓員外者。老繇夫也。生有一子。幼時爲匪。徒拐去員外子。然一身淒涼。萬狀擬買妾。以延嗣續。適有一過客。資釜告罄。臥病旅次。欲鬻妻。以購刀圭。媒婆爲之說合於員外。以百金署券。花燭之夕。新婦忍泣登堂。淚痕滿面。員外見狀。大駭。急詢其故。新婦具告之。員外意良不忍。遂焚婚約。並以百金爲贖。遣僕送歸。客既得多金。妻又完璧歸趙。大喜。過望。病遂霍然。夫婦愧無以報。登門叩謝而去。後客至四川。特購一婁人子。贈員外。藉酬往日之恩。員外見此子。舉止似已昔年所失之兒。心竊異之。憶前兒背有硃砂紅痣。今不難以此驗之。遂命兒褫衣。以燈照其背。硃砂紅痣宛然。心知無誤。遂爲父子如初。此劇爲鬚生之唱工戲。習鬚生者。殆無人不演此劇。然所唱二簧搖板與慢板。雖易見好。至念白接唱。搶板時。則不免開花拉矢。令人

掃興矣。吾最喜觀孫菊仙演此劇。其唱搖板「霎時前後堂燈光明亮。誰知我年半百又做新郎。」句。暨慢板「借燈光暗地裏觀看嬌娘」一段。音調非常簡潔（俗云乾脆）無贅字花腔之弊。而念白云「嗷。你有了銀子。你的病兒也就好了。如此講來。這世間之上。銀子當真是個好物件。果然是好寶貝。」緊做搶板「我救你的急。我救你的難。我救你的貧困」一段。連念帶唱。一氣呵成。有天衣無縫之妙。嗟音乾脆。猶餘事也。其私淑弟子時慧寶。演之亦頗動人。下此者。不足道也。

桑園寄子

振亞

桑園寄子一劇。爲鬚生唱做並重之戲。其劇情則緣晉時。黑水國石勒造反。中原擾亂。鷄犬不寧。有鄧伯道者。攜其弟婦及子姪。棄家逃難。擬往依戚。臨潼關守將金水成。不意弟婦於途次。被亂兵衝散。僅餘子姪相隨。鄧年已老子。姪俱幼。行動異常遲緩。鄧囑速行。則涕泣乞鄧背負。鄧先負子姪。見之。放聲大哭。鄧乃捨子負姪。子又涕泣不行。伯道進退惟谷。念弟婦先後。卽世。僅遺此一塊肉。設更爲亂兵所殺。吾無以對亡弟矣。遂決計棄子攜姪。但苦於無隙。適路過桑園。因詰子採食桑。甚以帶縛之於樹。咬指作血書。置子懷中。忍淚負姪亡去。適其弟婦過桑園。見姪繫樹上。急釋之。攜至潼關。一家仍得團聚。殆天意也。曩吾觀譚鑫培演此劇。奠幕時唱「嘆兄弟造不幸。中年喪命。拋下了年

幼兒好不傷心。眼看看孤墳臺心酸難忍。見墳臺不見人刀刺我心。」一段慢板。音調蒼涼。聲與淚俱觀者爲之惻然。幾忘其爲演劇者。比聞石勒造反。遂將家產泣託奴星。逃難時聞金鼓聲。力挽子姪弟婦。躑躅登山。暨途次子姪涕泣不行。時所作種種惶急之狀。已極動人。迨縛子於樹。咬指作血書。時念白唱詞。悉以哭聲出之。一切表情身段。幾欲以僞亂真。下走於此。不禁有觀止之嘆。今此曲祇應天上有矣。

洪羊洞

振亞

洪羊洞亦名孟良盜骨。係楊令公碰碑後。六郎夢見其父。知遺骸在洪羊洞。因命孟良往取。焦贊、不、被、命、因、潛、隨、孟、後、追、蹤、而、往、孟、良、至、洪、羊、洞、正、欲、盜、骨、陡、覺、身、後、有、人、疑、是、番、將、遽、揮、大、斧、砍、之、焦、贊、迎、刃、而、斃、孟、心、忽、感、朕、兆、覺、所、砍、者、非、番、人、急、將、死、者、屍、身、拽、至、洞、口、月、光、下、視、之、則、焦、贊、也、孟、念、結、義、之、情、悲、傷、引、咎、誓、不、獨、生、因、將、令、公、遺、骨、付、與、降、番、宋、兵、命、逃、歸、交、付、元、帥、言、已、就、宋、兵、前、引、斧、自、刎、六、郎、聞、信、驚、駭、成、疾、將、星、現、於、郊、外、作、白、虎、形、爲、八、賢、王、趙、德、方、所、射、遂、至、不、起、此、劇、亦、爲、老、生、唱、工、戲、然、所、唱「嘆、楊、家、保、宋、主、心、血、用、盡」一、段、慢、板、乃、家、喻、戶、曉、之、戲、詞、初、無、研、究、之、必、要、而「適、才、間、在、荒、郊、閒、遊、散、悶」一、段、搖、板、則、殊、不、易、唱、蓋、稍、不、用、力、卽、覺、平、淡、無、味、用、力、逾、量、

又顯火氣。惟譚鑫培演之。乃能恰到好處。繼鑫培後演此者。王又宸差強人意。其餘不足觀矣。
豁公按洪羊洞戲詞。當然以「自那日朝罷歸身染重病」一段快三眼爲最難唱。振亞竟未言及。
實是疎忽。至於擅演此劇之生角。除譚秀英外。尙有余叔巖。張毓庭。侗厚齋。貴俊卿。王君直。王雨田。張雨亭。多人。振亞獨評又宸亦是所見不廣。質之閱者以爲何如。

拿高登

振亞

拿高登亦名豔陽樓。事載水滸傳中。宋時奸臣高球之子登孔武有力性喜漁色常藉乃武威勢率領教師門客等入山射獵兼掠良家子女以遂肉慾南陽居民頗患之有賈斯文者係高登門客之一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專爲登探訪美女助桀爲虐無所不至有一日登率諸門客載酒游蟠桃宮乘輿打圍欲得野味以佐酒時值清明山中多掃墓者適有名青面虎者與其母若妹亦來掃墓登見飛珠（青面虎妹）貌娟秀遽命家人劫歸欲納爲妾飛珠堅不從遂禁諸豔陽樓中當其劫飛珠時青面虎於無意中瞥見若妹被搶奮力追趕竟不及適遇花逢春等遂向之問訊花見其神色張皇疑而問故青面虎一一告之花等代抱不平慨允相助遂同往追奪夜入豔陽樓併力猛鬪竟將飛珠奪回並獲高登等殺之此劇本武二花劇而二花能演者鮮如是諸武生取而

代之楊小樓與俞振廷其尤著也。

豁公接尙和玉演此劇實不亞於小樓振亞竟未道及何也。

蓮花湖

振亞

蓮花湖亦名智服桃花郎。事載施公案中。先是綠林豪客韓秀綽號桃花郎者招集江湖亡命占據蓮花湖有獨霸一方之意。忽一日韓秀部下頭目在某酒肆盡飲。適勝家寨勝老英雄（名英）部下亦在肆中。雙方原有宿憾。酒酣耳熱。冷語相侵。遂爾拔刀猛鬪。勝英部下受傷歸訴於老英雄。乞爲報復。勝英雅重韓名。久欲羅致門下。以資臂助。適韓下帖相招。請勝一決勝負。勝可其請。立率所部渡湖直抵韓寨。韓命開筵款待。席間勝力贊韓英武。勒令歸附。以免自相殘殺。韓請較藝。以定從違。勝英許之。詎部下與韓秀角。悉爲所敗。勝雖年老。精力猶強。遂離席親與韓角。甫交手。卽仆。韓秀於地。勝大弟子黃三太欲乘此時殺韓。勝力阻之。韓乃降服。並拜勝英爲師。此劇以扮勝英之武老生爲主。宰扮桃花郎之武生副之。餘皆配角。無足輕重。曩見沈韻秋與姪月來演此劇。交手（空手鬪）對壘（機械鬪）時。一來一往。異常緊湊。始終無懈。可擊觀者爲之神往。今月來已往他埠。韻秋雖仍在滬。徒以年老力衰。遂至淪爲配角。可傷也。

鏹包勉

振亞

鏹包勉劇之情節。具見包公案中。事緣包孝肅奉命赴辰州放糧。丞相王延齡。司馬趙斌。同餞之於長亭。適公姪包勉亦至。進見後。偶與趙斌談往事。自言爲知縣時。曾賺得贖銀若干。趙斌固陰險。喜揭發他人隱事。遂以包勉事當衆語。公大怒。立命呼包勉。擬照官吏犯贓律處以死刑。又命取虎頭鏹。將以鏹勉。勉駭甚急。懇趙斌緩頰。趙不卽允。似有所求。勉許贈三千金。趙乃爲之說項。詎孝肅竟不之許。繼丐丞相懇情。復被拒。勉不獲。已遂自前。泣求略云。身死不足惜。奈包氏之無後。何。公聞大悲。遂貸勉死。趙斌向勉索謝。勉以事不關彼。勒弗與。趙復以冷語激公。公不能堪。竟將包勉喚回。置諸法。扮演此劇之黑頭。曩推何九與金秀山爲巨臂。其次則納紹元劉永春。再次如劉壽峯。郎德山。演之亦尙可觀。自鄒以下。現眼而已。

打鼓罵曹

振亞

打鼓罵曹一劇。事見三國演義中。先是有彌衡者。才高數奇。目空一世。嘗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皆碌碌耳。後孔融（卽文舉）薦之於曹操。衡見操時。長揖不拜。操亦傲不爲禮。蓋一挾布衣傲王侯成見。一則位尊多金。不欲折節以下士也。緣是勢如柄鑿。格格不入。操欲誇張其門下人才。

遂大宴賓客。命衡爲鼓吏。時衡方鬱怒。恨無發洩之處。遂慨允之。袒衣露臂。擊鼓三搥。淵淵作金石聲。座客皆動容。衡忽大罵曰。曹操以衆姓之子。一朝竊位。居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欺君罔上。莫此爲甚。云云。操忍不與較。命衡賫書往荊州。勸劉表歸順。意假表手以殺之。表知其意。故以優禮待衡。命往與黃祖商。略衡至黃祖處。酒後誤觸其怒。遂被害於鸚鵡武洲。此劇爲譚鑫培拿手戲之一。唱工之佳。自不待論。至譚所打鼓點。據識者言。確是漁陽三搥一般。俗伶安能解此。譚氏固不愧爲伶界大王也。然今已死矣。

蘇護進姐已

秋心

進姐已亦名女媧宮。又名反冀州。係採封神演義一至四回之事實。先是商紂無道。信任費仲。尤渾（費尤皆奸臣）而疎微子箕子比干等。（微子箕子比干爲殷之三仁）天下事已不堪問。乃有一日。紂至女媧宮。行香見塑像非常豔麗。不期心怦然動。遂於粉壁上題詩一首。以寄愛慕之情。私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粉黛三千。何無及女媧氏之美者。倘得如此尤物。抱衾與褌。此樂勝南面王多多矣。費尤揣知其意。遂懇愿紂王。詔令各路諸侯。選送良家子女。以充後宮。朝臣聞知。交相諫阻。遂不果。適各路諸侯來朝。費尤恃寵公然索賄。諸侯無敢抗者。惟蘇護（冀州侯）嚴辭拒絕。費尤啣

之乘間告紂王謂蘇護有女名妲己麗質天成有傾國傾城之譽紂王聞之喜面諭蘇護使進女護抗不遵旨紂怒欲殺之費尤反爲緩頰赦之歸國冀護感恩而進妲己於紂也詎護部下諸將士均抱不平力嗾蘇護反護本莽漢不察事情竟拔筆書十六字於午門而去書云「君壞臣綱有敗五常冀州蘇護永不朝商」午門官抄以呈紂指爲反護紂因命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北伯侯崇侯虎領兵討之姬昌不欲結怨於蘇護託言爲崇後援按兵不發崇侯虎兵至冀州竟爲蘇護所敗其弟黑虎自曹州來援用邪術與蘇護戰大勝生擒護子全忠蘇護憤甚私念王師厭境親子被擒冀州危如壘卵一旦城破必致塗炭生靈皆緣生一妲己邁此閔凶思至此大恚仗劍入後堂欲先殺妻女然後自刎適督糧官鄭倫至蘇護備述所以倫止之曰主公毋氣餒臣雖不才願擒黑虎獻殿下以解此圍幸主公許之蘇護稱善鄭倫躍馬出戰俄果縛黑虎歸蓋倫術高於黑虎也護與黑虎爲舊友遂親解其束以禮待之黑虎因勸護進女贖罪以息兵端正商略問姬昌亦遣散宜生賈密書至書中備述利害勸護勿惜一女子反抗天子自取滅亡護閱書大悟立攜妲己首途行至恩州驛宿逆旅中入夜衆婢女忽譁言有妖護急提燈巡視了無迹兆揭帳視之妲己仍臥衾內遂略談數語而出容知衆婢驚擾時妖已將妲己靈魂吞食適間與已談話者卽此妖也妖本狐狸爲

女媧氏所收服此來係奉女媧氏法旨初非無故作崇蓋紂王曩趨豔體詩於壁女媧氏怒其褻瀆又知殷祚將終特命此妖化妲己蠱惑受辛(紂名)使彼親小人而遠君子因以斷送其江山雖曰女媧洩憤亦由刼數使然此劇自三皇(軒軒太昊炎帝)奉玉帝命派女媧往受朝歌香火始至妲己入宮侍紂止小達子所演之朝歌恨亦即此劇劇中情節悉照演義所述牽強附會之處不一而足如崇爲侯國其君名虎劇中則云崇姓名侯虎封北伯侯其弟黑虎封曹州侯抑何可笑之甚近來各舞臺且於節外生枝連排至若干本美其名曰秘本其實皆捏造耳

豁公按此劇爲神鬼戲之一迷信之誚誠不能辭顧穿場結構頗有可取之處亦不能一概抹煞謂爲近俗捏造更是冤枉他家吾不知若天蟾則確有舊本在詞句雖不甚佳較諸第一臺之御貓俠俠大舞臺之宏碧緣路遙知馬力等劇尙不失爲鐵中錚錚者秋心立論云云蓋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

馬前潑水 朱買臣休妻

秋心

馬前潑水一劇往昔梨園無演之者晚近名伶汪笑儂始排演之事緣漢武帝時吳人有朱買臣者家貧好學不善治生常入山採薪以自給妻不耐貧苦下堂求去買臣留之不得遂作休書付之妻

欣○然○出○嫁○一○石○工○衣○食○略○優○於○朱○氏○而○買○臣○竟○因○邑○人○嚴○助○之○保○舉○蒙○武○帝○召○見○論○春○秋○說○楚○辭○口○若○懸○河○滔滔○不○竭○帝○悅○拜○朱○爲○會○稽○太○守○屬○官○清○道○以○迎○之○妻○方○隨○後○夫○洒○掃○街○道○瞥○見○貴○官○爲○買○臣○急○奔○至○輿○前○攀○轅○叩○首○哀○求○收○錄○買○臣○命○從○人○取○水○潑○地○上○顧○謂○妻○曰○若○能○將○此○水○收○歸○桶○中○則○吾○願○重○圓○破○鏡○否○則○不○能○妻○知○覆○水○難○收○掩○泣○而○去○旋○自○縊○死○按○漢○書○載○朱○買○臣○休○妻○事○並○無○後○夫○與○妻○之○姓○氏○今○劇○中○謂○朱○妻○姓○崔○再○醮○於○張○西○喬○者○必○笑○儂○所○臆○造○也○

豁○公○按○笑○儂○之○編○此○劇○並○未○參○照○漢○書○蓋○渠○在○濟○南○時○其○妻○周○氏○偶○聽○梨○花○片○大○鼓○聞○唱○買○臣○休○妻○事○歸○爲○笑○儂○述○之○笑○儂○遂○演○爲○戲○曲○可○知○崔○氏○西○喬○並○非○笑○儂○臆○造○特○大○鼓○詞○云○然○耳○謂○予○不○信○試○思○漢○時○安○有○狀○元○乃○笑○儂○於○朱○買○臣○貴○顯○時○竟○着○狀○元○冠○服○且○唱○詞○中○有○「○你○看○我○身○穿○大○紅○腰○橫○玉○帶○足○登○朝○靴○頭○戴○着○烏○紗○戰○戰○巍○巍○兩○朶○的○宮○花○」○云○云○彼○果○按○照○漢○書○又○何○致○以○狀○元○公○代○太○守○授○人○以○口○實○哉○

煤山恨 崇禎歸天

秋 心

煤○山○恨○亦○名○鐵○冠○圖○其○劇○情○係○明○崇○禎○時○闖○賊○率○師○圍○京○城○襄○城○伯○李○國○楨○等○與○戰○不○利○奏○請○崇○禎○出○奔○崇○禎○不○欲○遂○作○罷○未○幾○杜○勳○杜○秩○亨○籌○獻○彰○儀○門○以○降○賊○帝○知○大○事○已○去○急○命○周○后○自○裁○又○手○

刃○公○手○然○後○命○內○監○負○太○子○避○難○隨○展○閱○鐵○冠○道○人○所○遺○之○畫○軸○見○一○二○兩○軸○係○繪○官○氏○離○散○狀○而○
第○三○軸○則○但○繪○一○人○貌○與○御○容○相○彷彿○披○髮○懸○空○跳○一○足○一○足○烏○履○猶○存○崇○禎○知○非○吉○兆○遂○趨○入○太○
廟○泣○別○列○祖○列○宗○之○神○靈○隨○往○煤○山○圖○自○盡○行○時○追○念○各○路○死○難○諸○將○帥○歷○歷○悼○之○並○大○罵○廷○臣○誤○
國○罪○不○容○誅○又○躬○自○引○咎○斥○爲○朱○氏○不○肖○之○子○孫○遂○就○煤○山○樹○上○以○帶○自○縊○瀕○死○尙○於○襟○上○作○書○云○
「○聽○憑○分○裂○睽○屍○毋○許○傷○朕○百○姓」噫○垂○死○不○忘○百○姓○謂○非○仁○慈○之○聖○主○得○乎○此○劇○以○去○崇○禎○之○衰○
派○老○生○爲○最○要○所○唱○大○段○反○調○至○難○見○好○曩○見○孫○菊○仙○演○此○悲○壯○蒼○涼○令○人○不○忍○卒○聽○今○此○曲○久○無○
人○演○矣○

焚棉山

秋心

焚棉山一劇係本列國志所載晉公子重耳以驪姬之難出亡周遊列國十九年亂平歸國卽位是
爲文公公欲行後國之賞遂大宴羣臣以從亡者爲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以故從亡諸
臣以趙衰狐偃狐毛胥臣魏犢狐射姑先軫顛頡之徒俱受上賞獨介子推不與然介於文公過衛
時會割股以果君腹論功實在諸臣上徒以重耳濟河時狐偃有居功之言介遂恥與爲伍歸國後
託病家居織屨奉母文公不見子推偶爾忘却故賞亦不及然尙懸詔國門命有功而未得賞者自

陳功績介鄰解張見之喜以告子推子推一笑置之旋奉母隱於綿山草衣木食將以終身解張代抱不平遂作書懸諸朝門曰「有龍矯矯悲失其所數蛇從之周遊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割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數蛇入穴皆有寧宇一蛇無穴號於中野」近臣以書獻文公公大驚曰此子推之怨詞也曩者寡人過衛飢不能行子推曾割股肉以啖我今寡人遍賞羣臣竟未及彼此寡人之過也急命人往召子推則已不知何往因拘詢其鄰右謂有能信介子推隱處者寡人並官之解張以實告文公拜爲下大夫隨命駕親往綿山遍尋子推不得因命舉火焚林以速介出是時北風方競火乘風威延燒數里子推始終不出母子相抱死於枯柳之下文公得屍大哭遂於山下立祠改棉山曰介山誌不忘也按史記左氏春秋並無焚山之說惟列國志有之此劇以去子推之老生爲主去子推母之老旦爲賓唱工僅有數小段西皮慢板快板與搖板無甚難處所難者在焚山時觸火跌撲之身段蓋使輕輕做去則覺瘟用力稍過卽見火且與子推視死如歸之劇情不合嘗見譚秀英演此做得不卽不離恰聯子推身分麒麟童亦嘗演之而見火狂逃狀如獬犬此等做派用於連營寨中尙嫌過火矧在棉山俗人無知原不足責獨怪某評劇家竟因觀麒麟童演此劇稱爲做工老生之健將真可謂豈嗜瘡痂好人所惡者矣

薦諸葛

秋心

薦諸葛一名徐庶辭劉。其劇情係三國時。潁州人徐庶因逃難（爲犯殺人罪）改名單福。混迹荆襄。初聞劉景升招賢下士。將往從之。不得志。改投劉備爲軍師。屢次爲備劃策。攻破曹軍。孟德怒。然憂之。謀士程昱曰。此君非單福。蓋徐庶也。操問庶才何若。昱曰。十倍於予。操問能召之否。程昱曰。能。惟須借重若母耳。因命人取徐母至。操厚待之。命作書召庶來歸。徐母大罵。並以硯遙擲。操首欲激其怒。以求死操。欲殺之。昱代乞免。並迎歸別室。養之。僞云與庶有金蘭之好。時命從人持手簡餽送甘旨。徐母亦以箋答之。昱因做其筆迹。作書與庶云。「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慘間。忽被曹丞相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紲。賴程昱籌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此書到日。可紀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隱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端望投援。更不多囑。」庶得書。寢食不安。急辭劉備。欲行。備率關張諸將。設宴長亭。以餞之。臨別依依不捨。因命軍士伐樹木。以便遙望。徐庶感激無地。因復轉回。荐諸葛亮。以自代。聞此劇爲王九齡拿手戲。唱做表情。有獨到處。譚鑫培能之。而不常演。後生小子。欲演而不能也。

哭租廟

北地王歸天

秋心

哭祖廟一劇係汪笑儂生平唯一之傑作。伶界中私淑此劇者頗不乏人。顧皆貌合神離。不足當識者一盼。惟苗彞茹演之。差堪與笑儂比美。若石月明、普幼安、劉天紅等。雖曾屢次排演。不過挨罵而已。按其劇情。係魏大將鄧士載偷渡陰平。大破綿竹。後長驅而進。直逼成都。劉後主急召羣臣計議。多官或主迎敵。或主降。吳議紛紛不一。光祿大夫譙周力主降魏。以安百姓。後主欲聽其言。北地王劉謩趨前哭諫。後主毫不爲動。一面命近侍推謩出宮。一面命周作降表。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隨同譙周賚璽至雒城。請降。謩念先人艱難。創造之河山一旦爲賊。所有事已無可挽回。惟有一死以報先人於地下。如是怒氣勃勃。帶劍入宮。夫人崔氏問故。謩具告之。崔云國破家亡。死固其所。妾請先殿下往也。遂以頭觸柱而死。謩乃手刃三子。並割妻頭。擲至昭烈廟中。伏地大哭。淚盡繼之以血。然後引劍自刎。此劇以去劉謩之生角爲主。重在唱工。最難者爲進廟時所唱二簧倒板接廻龍。下轉七段反調。最後尙有八句搖板連續唱來。無間斷處。故非有雄厚之魄力。不能勝任。緣是笑儂生時每貼此劇。必賣滿座。今此劇不得復聞矣。

裕公按北地王劉謩係劉後主第五子。其兄劉瑋、劉瑤、劉琮、劉瓚。與其弟劉恂、劉璠。皆庸人。惟謩慷慨當以慨英敏過人。故有此驚天動地之舉。雖無補於蜀漢之亡。然使魏人聞之。知昭烈非無後。

也。笑。儂。所。編。諸。戲。除。洗。耳。記。外。應。推。此。齣。爲。最。佳。吾。友。舒。舍。予。評。爲。有。價。值。之。歷。史。戲。良。非。過。譽。往。年。此。劇。發。刊。余。尙。爲。題。四。絕。云。彈。指。風。雲。換。漢。唐。龜。年。仁。去。又。登。場。傷。心。多。少。憂。時。淚。豈。爲。嘗。歌。哭。故。王。沸。天。歌。吹。夜。沉。沉。滿。腹。宮。商。變。徵。音。世。界。滄。桑。遺。老。在。幾。人。掩。袂。聽。劉。謀。益。都。片。瓦。已。無。存。蜀。道。誰。尋。杜。宇。魂。付。與。當。筵。作。歌。哭。可。知。優。孟。亦。王。孫。莫。嘆。劉。家。霸。業。消。早。亡。典。午。况。孫。曹。半。山。有。句。譏。玄。德。問。舍。求。田。事。最。高。

太白醉酒

菊 樵

太白醉酒亦名進蠻詩。崑劇吟詩脫靴卽演此事。亂彈班改爲京劇情節與崑戲頗有出入。據云。唐明皇時。黑蠻國遣使進表。表用蠻文繕寫。筆畫曲曲如繩。廷臣無一識者。賀知章。孟浩然等公舉李太白。謂李才多識廣。能識蠻文。帝乃以禮君之。並賜學士頭銜。太白應君登殿。餘醒未醒。朗誦蠻表。一過復爲帝解釋。表文意義略云。中國如無人能識此表。彼國卽當發兵奪取唐朝天下。云云。帝命白代草復詔。白因前在貢院。曾受楊國忠高力士之辱。因故作醉態。當明皇前呼楊爲磨墨。高爲脫靴。然後草嚇蠻詩若干章以進。帝命來使攜回。並囑勿生妄想。蠻使戰栗而退。此劇爲生角唱做。並重之。正工戲。盧台子最喜演之。當時有活太白之稱。近來生角缺人。此劇遂不常見。可慨也。

長板坡

菊 樵

長板坡亦名子龍救幼主係三國時劉備爲曹操所逼焚新野棄樊城阻襄陽投江陵攜帶軍民十數萬顛沛流離困苦萬狀途經當陽縣暫駐於景山下不意曹軍夜至時關雲長諸葛亮均往夏口未返（往乞劉琦援助也）備等倉皇迎敵戰大敗天明檢點人馬僅有一百餘騎隨行百姓死散殆盡從征諸將及眷屬亦無下落備乃率領餘人落荒而走是時趙雲亦與阿斗甘糜二夫人失散揮戈突陣四處找尋往復凡三數次瞥見簡雍被創臥地上急救之出籍知二夫人暨公子失蹤之處遂令簡雍先回己復闖入重圍於難民中救出甘夫人糜竺親送至長板坡令竺護夫人先行己更折回覓阿斗途遇曹將夏侯恩急以長槍刺之獲青鋼劍佩之七次突入重圍因難民指引得見糜夫人阿斗於枯井旁時夫人身被數創已不能行雲欲以馬讓夫人護之出險夫人深明大義不欲以身爲彼君臣累遂以阿斗託雲謬云敵至詒雲回首已遂躍入井中雲尙欲引之出忽聞人馬聲喧知敵已近不得已推牆掩井解甲藏阿斗匆匆上馬不擇途而馳俄傾曹軍大集子龍困在垓心東衝西突毫無懼意連斬曹營名將數十人始得逃出至長板橋（灞陵橋）遇張飛欣悉主無恙急奔二十餘里遇備等於樹下君臣相見各慶更生此趙雲生平第一得意事亦趙雲生平第一危

險事此劇爲札靠武生重頭戲近來武生當然以楊小樓爲巨臂至演此劇更無出小樓之右者小樓之功架身段既不猶人念白唱詞亦多有獨到處尤妙在弄假如真使人忘其爲戲故糜夫人投井時小樓回首作視曹兵狀瞥見夫人投井則急擒其衣己又作失望狀焦急狀種種表情無不入情入理此豈狂喊亂跳之俗伶所能夢見一般評劇家每評小樓此劇必盛稱其力戰諸將時打法一場一換各各不同以爲得未曾有然安知小樓演劇之特點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走麥城 荊州失計 麥城昇天

菊 樵

走麥城亦名關聖昇天事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其劇情係自三國演義第七十二回諸葛亮智取漢中曹阿瞞兵退斜谷起至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戰沔水關雲長敗走麥城止中間略去水淹七軍降于禁擒龐德三節並將王甫諫阻關公用糜芳傅士仁留守公安南郡改爲廖化諫阻且於先鋒營失火關公杖責糜傅改令留守二郡時言之此節穿插不同演義其餘情節悉與演義無殊此劇原爲徽班之老戲京班伶人謂演之必遭回祿遂不敢演此事予極贊成非迷信神道蓋不欲令彼猥賤伶工污及關公清白也不謂新舞臺首先排演第一台步其後塵後竟同時開演用爲爭座之戲而扮關公者則新舞臺爲夏八(月潤)第一台爲王三(洪壽)優孟衣冠原非真相况在目不識丁

之俗。伶。又。安。能。描。摹。關。聖。精。神。於。萬。一。曩。見。某。省。武。廟。中。懸。一。聯。云。「秉。燭。非。避。嫌。此。夜。心。中。思。漢。華。容。豈。報。德。那。時。眼。底。無。曹。」是。真。能。畫。出。關。公。心。事。者。試。問。王。夏。諸。伶。亦。解。此。否。如。曰。能。之。則。吾。願。彼。日。日。演。此。劇。否。則。爲。關。公。現。眼。大。可。不。必。一。般。評。劇。家。不。此。之。務。但。欲。見。好。於。伶。輒。從。而。誇。獎。之。真。關。公。之。罪。人。也。（某。君。評。三。麻。子。走。麥。城。抱。定。一。歌。功。誦。德。之。宗。旨。處。處。拚。命。恭。維。不。遺。餘。力。願。撮。其。大。綱。亦。不。過。謂。三。麻。子。扮。相。好。神。氣。足。耳。須。知。既。云。唱。戲。即。當。以。唱。爲。主。體。彼。虛。有。其。表。之。三。麻。子。開。口。便。不。是。味。即。扮。相。神。氣。果。佳。亦。無。唱。戲。之。資。格。矧。未。必。佳。耶。某。君。無。戲。劇。知。識。骨。裏。關。鍵。一。字。道。達。不。出。自。不。得。不。取。一。二。皮。相。譽。詞。以。獻。媚。揣。其。用。心。可。憐。亦。復。可。笑。然。此。猶。可。云。礙。於。私。交。不。得。不。爾。最。可。異。者。即。謂「關。戲。乃。戲。中。超。然。一。派。與。其。他。各。劇。絕。然。不。侔。有。人。定。關。公。戲。爲。紅。生。戲。不。知。宋。藝。祖。姜。伯。約。亦。紅。生。也。此。項。名。稱。殊。混。而。不。合。」怪。哉。此。文。何。其。言。之。如。往。而。復。也。夫。既。曰。超。然。一。派。與。他。劇。迥。不。相。侔。是。謂。關。戲。與。紅。生。戲。老。生。戲。等。類。各。爲。一。派。矣。乃。又。曰。有。人。定。關。戲。爲。紅。生。戲。不。知。藝。祖。伯。約。亦。紅。生。也。就。其。語。氣。論。之。似。關。戲。亦。紅。生。戲。也。更。觀。下。其。句。則。曰。此。項。名。稱。殊。混。而。不。合。一。若。關。戲。紅。生。戲。似。同。而。實。異。者。究。竟。關。戲。爲。何。戲。試。執。彼。而。問。之。彼。必。不。能。置。答。吾。請。下。一。斷。語。曰。扮。關。公。與。扮。藝。祖。者。皆。爲。紅。生。並。無。第。二。稱。謂。猶。諸。空。城。計。之。孔。明。瓊。林。宴。

之。范。仲。禹。同。爲。老。生。戲。也。如。因。做。法。不。同。遂。謂。關。戲。非。紅。生。戲。然。則。空。城。計。瓊。林。宴。做。法。亦。異。將。謂。孰。爲。老。生。孰。非。老。生。乎。若。夫。扮。姜。維。者。則。確。爲。紅。淨。彼。乃。謂。爲。紅。生。抑。何。牽。強。之。甚。諺。云。愧。人。多。作。怪。其。某。君。評。劇。之。謂。乎。

探親相罵

菊 樵

探親相罵係崑班腔雜劇之一劇本載綴白裘(書名)中道咸間內庭傳戲往往崑(崑腔)亂(皮簧)並奏如是京班之黠者遂竊學此劇而演之唱時純用吹腔仍襲崑班製式惟服裝身段略異劇中情節詞句亦照崑戲原本但減去最後晤男親家雙方言歸於好一場調門仍用銀紐絲與崑曲固無分別也至其劇情則係農婦胡媽媽有女名野花者適城內某氏子爲妻夫婦好合無間而姑氏虐之會胡媽媽來婿家首見若女女因哭訴姑氏虐已狀胡媽媽心爲惻然比見婿母因以野花爲託談吐間不無迴護女兒處婿母欺其鄉愚輒以言語奚落之互相口角幾至揮拳而一則荆釵布裙醜如嫖母一則珠圍翠繞美若西施雅俗之不同至於此極固不免相形見絀矣此劇以飾鄉下親家(卽胡媽媽)之丑且爲主京丑劉趕三每演此劇輒騎其驢上台做得土頭土腦爲狀至堪發噱蘇丑林步青演之處處見景生情談諧百出尤令人忍俊不禁今日者劉林皆已卽世繼

起更無人矣。

豁公按林步青爲近數十年海上蘇丑第一人。其演劇不但插科打渾，涉事成趣，尤能寓莊於諧。發人深省，所唱灘簧如教學歌，改良賦之類，胥有深意存焉。聞渠舊係城內萬源昌珠寶行夥友。周鳳林開丹桂時，偶因生涯寥落，挽林客串，帮忙打砲三日，居然叫座。周因強令下海，始名林處，改名林步青云。

司馬逼宮 廢曹芳

種因

廢曹芳一劇，係三國時魏司馬師自其弟昭於鐵籠山敗羌兵退，姜維後兄弟二人益專橫，魏主芳每日見師入朝，卽戰慄無人色。一如當年獻帝見操狀，忽一日芳見師掛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世安有君迎臣下之禮？請陛下自便。須臾羣臣奏事，師竟自剖斷，絕不奏知。曹芳少時昂然自退，前後遮擁從者凡數千人，而芳退入後殿，回顧左右止有夏侯玄、李豐、張緝三人相隨。因叱退近侍，與三人密商，並執國丈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早晚社稷必爲此人所有，且爲奈何？言訖大哭。豐等共謀討賊，芳卽脫下龍鳳衫，咬破指尖，草成血詔，備述司馬兄弟跋扈狀，授與張緝帶出。臨別時再三叮嚀，命緝小心謹慎，毋使事泄受禍，且引其祖曹操當日殺董承事爲戒。三人

出東華門。適遇師帶劍而來。遂被盤詰。豐等未及數語。卽爲師說破。蓋芳左右皆師之心腹。豐等未行。師已得報。故雖竭力掩飾。終被查出。血詔遂命武士將三人擒出。腰斬於市。並夷三族。旋即率兵入官。將汗衫直擲芳前。厲聲問曰。此阿誰所作者。芳見衫大駭。泣跪求恕。時張皇后適在側。師曰。此是張緝之女。必與其父同謀。理當除之。曹芳大哭代乞免。師竟不聽。立叱左右將張后拽至東華門。用白練絞死。此劇自密謀草詔。以至搜詔弒后。處處與曹操當年逼宮時情形相似。故亦稱後逼宮。蓋明其爲曹操逼宮報應也。演義中所載二詩言之頗爲痛快。其前一首云。當年伏后出宮門。跣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蓋卽指此劇中情節。與演義頗有出入。且多謬點。如開場以姜維率兵四十五萬攻魏之軍報。引出司馬師來。攷姜維此時並無攻魏之舉。演義及魏志亦均未載。此其一。旣稱姜維攻魏。復由賈詡用謀。欲以五百人給師出征。欲假手姜維以除之。乃賈詡卽因此被司馬師所殺。無論賈詡此時謝世已久。卽令未死。亦斷無以五百人給師之舉。至刀劈賈詡一事。則更未之前聞。此其二。其餘小有差異之處。均不之責。蓋編戲本不必一一與書相合也。至終場弒后以後。司馬師忽作曹芳口氣。命已領兵出征。並有將功贖罪等語。直如滑稽之談。抑何可笑之甚。伶人無知。以訛傳訛。固矣。有改良戲劇之責者。曷爲不改正之。

審刺客六部大審

種因

晉時有權相賀道庵者。因與史皇后有隙。陰以財賄一亡命客。使混入禁內。伺王回宮時。突出攔駕。作行刺狀。又作張惶失措狀。故令侍衛捕獲。至鞠訊時。則令其籍供誣攀。牽涉史后。以遂其陷害史后之私。刑部尙書閔覺。清正剛直人也。時適有疾不出。賀欲利用此時機。含糊取供。免爲閔覺所阻。萬一澈究。或致真相敗露。其餘廷臣。胥爲賀之傀儡。無足介意。賀因訂期會集各部臣。提刺客出獄。研訊刺客。一如所教。詐稱爲史后姪。車名史龍。係受后指使。行刺晉王云云。賀方欣然取供。以爲可以據此入奏。不圖審未終結。己爲閔覺所知。抱病來法堂。拽賀去座。並痛責其侵越權限。賀乃嘿然而退。閔卽帶病視事。自行訊問。刺客如前供述。閔因下座。以甘言誘之。刺客果爲所動。方欲直供。復爲賀作包阻。自是刺客雖備受三木。死去復蘇。仍執前供不少變。閔覺大怒。疾益甚。且始終不獲要領。祇得將刺客帶歸。復訊云。此劇以扮閔覺之老生爲主。下座勸誘時做工。頗不容易。非唱念做三者兼備。不能得座客之采聲。曩者王九齡以演此劇得名。其徒小九齡亦能得其彷彿。貴俊卿雖演做工。戲然此劇殊不常演。蓋知其難也。

封金掛印

種因

封金掛印亦名贈別挑袍。係三國時關公與劉備失散不得已攜帶甘糜二夫人曹居曹營操因贈袍賜馬以結其歡。然公終不忘皇叔。後得陳震賞來劉備書。知備在河北袁紹處。立即修書答之。隨往操處告辭。詎操已知其欲去。故故懸牌迴避。公往訪張遼。遼亦託疾不出。公於是待面辭。作書與操告別。並將累次所受之金銀。一一封置庫中。並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部署既畢。乃請二嫂上車。自乘曹操所賜赤兔馬。提偃月刀。率領舊日從卒廿餘人。驅車徑出關吏阻之。關公怒喝一聲。衆皆退避不遜。公乃親自斷後。出關望官道進發。操得報知其不可留。甚以爲恨。程昱蔡陽勸令追殺之。操皆不聽。令張遼往邀於途。請其少待。已乃引數十騎往送。既相見。數語之下。先出千金爲贖。公不受。繼贈征袍一襲。公念既非財賄。未便再却。然疑有變。不敢造次逕取。因以刀尖挑之。長揖而去。操見之。惟有回顧左右。長嘆而已。是卽三國演義第二十回中關雲長掛印封金之故事。王洪壽演此最爲拿手。此外未見有人能演也。

借趙雲一將難求

種因

借趙雲一劇。係照三國演義第十一回。劉皇叔北海救孔融一段情節所排。其劇情爲曹操攻奪徐州。徐州陶謙乞援於劉備。備欲往救。又慮寡不敵衆。因向公孫瓚借兵。並求借趙雲一用。蓋於磐河。

之役得見子龍久已賞識其膽略故此大指名借之瓚允其請命雲率兵三千往劉處張飛不服其能屢屢出言輕慢備因一再道歉勸趙勿介介適操令典韋索戰張飛不服大敗趙雲不忍坐視乃出禦之一戰卽將典韋殺敗飛知名下無虛遂欽佩趙雲不置云查演義中僅略叙備借趙事並無張飛不服及趙雲戰敗典韋等事今伶人所演如此其爲編劇者借題發揮殆無疑義此劇亦爲小樓拿手戲惜彼遠在京師吾人莫飽眼福降格以求則楊瑞亭等演之亦尙可看其餘不足道矣

御林郡

種因

御林郡亦名馬芳困城相傳明萬歷初有勇士馬芳者幼失怙恃壯亦無依恃其勇力在京城外蘆溝橋一帶爲盜被國丈李良所捕刖其左耳押令遊街示衆路遇兵部楊波（卽二進宮之楊大臣）見其器宇英武不類終困於下者遂向李保釋收爲義子并命効力軍營數年之間洊升至總兵職鎮守山西大同後朝中有吏部徐贊者深得帝眷恃寵專權旋因事與楊不睦大肆其誣陷手段譖帝遠楊入獄馬芳得報憤甚卽統部下諸軍進逼京畿將皇城圍困帝得耗大驚急與太后龍國太親往城樓詰問并出楊波於獄令登城勸諭其子退兵時楊甫自獄中出頸項間尙帶枷鎖（此處與劇本略異）馬芳見之大慟遂要求三事云一立將楊波釋罪復官二嗣後榆關一帶各路守兵

均須歸我節制。不聽京中調遣。三削去徐贊官職。并將人交我發落。帝因兵臨城下。不得已遂允指請馬乃退兵。老於觀劇者。每謂楊波「奸了一世。忠了一時」。蓋即指此。所謂忠了一時者。即謂指二進宮事。予意馬芳此舉。雖不免爲楊一生名節累。然捨此實無他法。故宜倒置其語曰「忠了一世。奸了一時」。又劇本中以生飾馬芳。末飾楊波。予謂當以鬚生飾楊。副淨飾馬。方合。未知閱者以爲何如。

奇冤報

種因

奇冤報。亦名烏盆計。又名烏盆伸冤。事載包公案中。其劇情係因四川華陽縣緞商劉世昌者。出外販賣綢緞。獲利而歸。行至定遠縣境。因遇雨投宿窰戶趙大家。趙見其行李沉重。知有巨款。遂起謀害之心。囑妻下毒於食中。世昌主僕食之。遂慘死於非命。趙夫妻因將二屍。搗成肉漿。和入泥中。燒成瓦盆。以滅跡。當時無一知者。直至數年後。始有張別古者。因見趙家頓富。往索前欠草鞋錢。趙以盆與之。詎知世昌之魂。附盆說話。乞張別古爲伸冤。別古因挾烏盆至縣署。訴諸包公。公命提趙夫婦至。一鞠而服。此劇以扮劉世昌之生角爲主。扮張別古之小丑爲賓。餘如包公童兒趙大夫婦等。皆爲零碎角所扮。無足輕重。扮世昌者。以譚鑫培爲第一。王雨田次之。余叔巖貴俊卿等。又次之。扮

別古者首推劉趕三。其次則王長林。羅百歲。李百歲。均可人意。餘不足觀。

惡虎村

種因

惡虎村亦名三雄絕義。事載施公案中。其劇情係因江湖好漢黃天霸、濮天雕、武天虬等。原皆四霸天中之人物。又係拜盟兄弟。故天霸雖已投効於施公。兩方各行其志。而平素交情仍在。忽一日施公卸江都縣任。奉詔進京。路經濮武所踞之惡虎村。爲濮武等所偵悉。意欲爲九黃七珠蓮花院十二盜寇報仇。遂將施公劫入庄內。縛置馬圈中。擬俟三更時將施公剖腹挖心。以洩恨。不意天霸王棟王樑等。知施公晉京。惡虎村爲必由之路。早已慮有此着。因即趕往探訪。天霸抵村時。適遇神彈子李莖。保送鑣車過庄。爲濮武二人所困。遂出與解圍。事畢。天霸藉拜壽（是日適大雕誕日）省嫂爲名。欲入莊一叙。以探施公消息。濮武再三辭却。不聽。天霸入莊。天霸益疑。料知施公被險。遂硬行入莊。瞥見施之驪轎。真情更露。遂即告別至客店。與李莖及二王說知。約與會合。同救施公。已則重復入莊竊聽。自二人商酌害施語。二人見天霸突然復回。均大驚。不得已勉強設筵款待。言談之間。愈說愈近。一語不合。濮武即起而用武。時李莖等亦已越牆而進。於是放火燒莊。同將施公救出。而濮武二人一則中彈而死。一則中彈而亡。天霸初心。殊不欲殺害二人。所以至此者。實出於萬不得已。

已也。此劇爲短打武生重頭戲。武二花次之。蓋叫天飾黃天霸。演此至有精采。交手（空手戰）對壘（器械戰）一場一換架勢。各各不同。以李德山譚永奎配之。更如錦上添花。鮮美無匹。張德俊亦以短打武生名。而其實不如蓋叫天。遠甚。世有知戲者。當不河漢吾言也。

戰太平

種因

戰太平亦名花雲帶箭。係札靠帶唱之武生戲。其劇情係因元末天下紛爭。羣雄並起。各據一方。花雲從朱文信據太平。爲江西陳友諒所困。陳兵并力攻奪采石磯要隘。花見敵兵勢大。料想衆寡不敵。擬堅守以待援兵。且逆料除兵遠來。利在速戰。若令頓兵於堅城之下。則師久必老。待其老而擊之。自可轉危爲安。孰意文信不從。定欲令其出戰。以挫敵鋒。雲不得已乃出。臨陣果爲陳將所敗。花雲大憤。恨文信不從已言。至有此失。且逆知難以支持。遂回家令妻自盡。以免被辱。并令妾負子。裝瘋逃出。以全其後。攝攝家事訖。遂與文信共出死。卒爲陳將所擒。既被縛。文信詢雲見陳時作何態度。花曰。大丈夫甯死不屈。文信猶豫不決。迨見陳竟爾伏地乞降。花則強立不跪。友諒深愛其才。降座勸令降已。而於文信則大加譏誚。並立誅之。花見文信被害益大罵。雖友諒再三以爵位相許。卒不爲動。友諒復威嚇之。令將花縛置高竿。亂箭射之。花乃心生一計。僞稱願降。友諒大喜。急命釋

縛優待。詎花既下。突然奮刀亂斫。擬徵幸殺出。別尋道路。以圖再舉。願卒不能如願。力竭乃自刎死。尸猶屹立不動。陳拜祭後始倒。或謂此花雲。卽梵王宮中。私誓訂婚之花雲。此節正應誓云。飾花雲者。曩年推揚月樓爲巨擘。演時連唱帶做。緊湊非常。老譚少時亦嘗演之。工力與月樓敵。李鑫甫演此已屬勉強。等而下之。更不足道。不謂初出茅廬之何月山。居然亦敢演此。彼自亂跳狂喊。我祇代他難受耳。

刺巴杰

種因

刺巴杰亦名酸棗嶺。事載綠牡丹中。駱宏助因娶花碧蓮。於無意中與巴杰結仇。後與余千從鮑自安處辭別北行。欲奔山東。投花鎮芳家。期與母妻相會。行至酸棗嶺。因欲省行二十里。逕穿巴家寨而行。詎被巴九之子杰偵知。竟率衆少年出。將駱余圍住。用棍猛擊。駱旣不知巴杰爲何人。又不知其困已爲何事。始尙再三躲讓。繼見來勢凶猛。不得已拔劍回刺。不意竟將杰刺死。衆見巴公子被駱所害。急往莊內報信。駱聞衆呼噪。方知被已刺死者爲巴九之子。心知惹下大禍。主僕二人乘間脫逃。因宿店得遇同窗胡璉之弟胡禮。胡與巴亦係同盟。且知巴九夫婦非易惹者。遂於當晚送駱余出長蘆嶺。指點路途。令急奔花家寨以避之。脚本中情節至此爲止。以後駱余在路中尙須經受

無數險事。方始到花家寨。後由鮑自安出面。與兩家調停。今駱宏勛一姓三祧。以了事。緣是名巴駱。和本劇雖亦以此爲名。實則尙無此事。劇中情節。亦與原書稍有出入。此劇爲黃月山拿手戲之一。私淑黃派諸武生競學。爲之李吉瑞其尤著者。而貌合神離。令人一見卽生。李不如黃之歎。下焉者更無論矣。曾招見某名優演此。唱落只在這商店。珠淚滾滾一段。搖板竟將這字唱作招字。想因近時有招商局招商旅館等名目。遂疑當時亦有招商店耳。哈哈。

金錢豹

種因

金錢豹一劇。係將西遊記中。唐三藏與徒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等。往西天取經。沿途降妖伏怪之事。湊插而成。其大概謂某村富戶鄧洪。於清明節。率領眷屬掃墓。其女頗有姿色。不意被近山妖怪金錢豹所見。強命黃狼精名涂保者。前往鄧處說親。鄧洪不應。涂保竟強將禮物委下。約期而去。鄧知爲妖。無可如何。正憂悶間。忽三藏等來家投宿。主客間談。偶及此事。行者問明情由。卽一力應承。代除此怪。當命豬八戒變作鄧女。行者變作丫環。袖兵伏床內以待。入夜金錢豹至。行者出其不意。突起擊之。金錢豹見勢不佳。返道疾遁。行者等追出與戰。金錢豹大敗而歸。已率衆小妖作法還門。行者竟爲所敗。後賴天兵之力。始將金錢豹擒獲。惟脚本演至二本。豹勝猴敗卽止。可謂有頭無尾。

此劇爲武行之重頭截。飛叉一場。如狂風暴雨。至爲迅疾。手眼身法步缺一不可。楊小樓演此最佳。七歲紅囊在上海。亦常演之。身手雖佳。終不敵小樓之穩練。自餘武生有能豹而不能猴者。亦有能猴而不能豹者。惟小樓兩俱能之。可嘉也。

玉門關

種因

玉門關劇本有二。一爲尋常伶人所演之舊本。一係汪笑儂改編情節。無甚出入。詞則雅俗懸殊。不可以道里計。按後漢書班超傳。明帝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西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至鄯善。國名。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簿乎。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胡人之爲超侍役者。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飲酒酣。因激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才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今之計。惟有因夜以火攻虜。使虜盡。則鄯善胆破。而事功成矣。因於初夜。將吏士往奔虜營。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見火然則鳴鼓大呼。餘人持兵變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大驚亂。悉被斬殺。燒死。明日乃召鄯善。至以虜使

首、示、之、國、人、皆、震、怖、超、卽、曉、示、撫、慰、於、是、郵、善、大、定、舊、本、略、去、班、超、設、計、一、節、而、加、入、帳、中、猛、虎、出、現、一、事、殊、屬、荒、謬、笑、儂、之、本、則、與、史、冊、相、符、且、劇、中、班、超、上、場、詩、卽、用、唐、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里、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句、尤、覺、典、雅、惟、笑、儂、所、扮、爲、班、超、超、漢、人、也、以、漢、人、而、誦、唐、詩、未、免、牽、強、大、純、小、疵、此、之、謂、矣、

花蝴蝶

種因

花蝴蝶。亦名盜玉馬。又名水戰鴛鴦橋。事載包公案中。先是劇盜姜永志。混名花蝴蝶者。武藝超羣。風流自賞。常夜入人家閨闈。姦淫婦女。以逞慾。向與鄧家堡神手大聖鄧車爲友善。聯爲異姓弟兄。會鄧慶生辰。姜思無以爲賀。因潛往京都。盜取宮中桃花玉馬。將以贈鄧。歸時資用乏絕。路經鐵頭鎮。見趙員外家。甲第連雲。知是富戶。遂奮夜竄入。闖進趙女臥房。瞥見女姿容絕世。頓起淫心。強欲姦宿。女撐拒呼救。姜怒殺之。搜括金帛。於帳上插一花蝴蝶而去。員外痛女慘死。卽取花蝴蝶往開封府包公處控告。公收狀後。適奉聖旨。着拿盜桃花玉馬之人。公急命南俠及五鼠。扮作僧道囚徒。解差沿路探訪。旅次遇見歐陽春。藉知花蝴蝶名姓。遂同入鄧家堡。借祝壽爲名。一擁登堂。并力捉姜。姜知不敵。急逃至鴛鴦橋。意欲梟水而逸。不料蔣平通水性。預伏橋下以俟之。姜遂成擒。此劇爲

打○衣○武○生○重○頭○戲○唱○念○把○子○並○重○李○春○來○壯○年○演○此○頗○足○動○人○其○徒○張○英○傑○(按○卽○蓋○叫○天)○能○傳○衣○鉢○所○惜○臉○上○無○戲○是○一○缺○點○應○實○蓮○趙○月○來○等○演○之○亦○尙○可○觀○張○鶴○樓○張○德○俊○輩○雖○亦○嘗○演○此○劇○吾○未○見○其○佳○也○

定軍山老不服老

種因

定○軍○山○亦○名○取○東○川○又○名○老○將○得○勝○事○見○三○國○演○義○中○建○安○二○十○三○年○魏○將○張○郃○率○師○犯○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求○救○亮○欲○遣○將○往○援○遂○集○諸○將○於○堂○上○故○激○之○曰○郃○乃○魏○之○名○將○除○張○飛○外○恐○無○有○能○當○之○者○今○須○於○閭○中○取○翼○德○回○云○云○老○將○黃○忠○奮○然○曰○軍○師○藐○人○太○甚○某○雖○不○才○願○斬○張○郃○亮○笑○云○漢○升○雖○勇○其○奈○老○何○忠○益○不○服○遂○於○帳○前○開○弓○舞○刀○以○示○勇○並○舉○老○將○軍○嚴○顏○爲○副○孔○明○許○之○黃○嚴○既○至○張○郃○欺○其○老○邁○頗○輕○視○之○詎○交○綏○竟○爲○所○敗○未○幾○援○至○忠○又○用○驕○兵○計○佯○敗○數○陣○以○誘○之○暗○命○嚴○顏○從○小○路○襲○魏○兵○後○已○則○出○其○不○意○突○入○魏○營○大○破○之○張○郃○夏○侯○尙○韓○浩○諸○將○擬○逃○往○天○蕩○山○依○夏○侯○德○甫○至○忠○已○追○及○竟○克○天○蕩○斬○夏○侯○德○而○歸○備○遂○駐○兵○葭○萌○進○窺○漢○中○亮○知○忠○餘○勇○可○買○欲○命○取○定○軍○山○遂○復○用○激○將○法○曰○夏○侯○淵○非○張○郃○比○欲○取○定○軍○恐○捨○關○羽○莫○屬○矣○忠○復○告○奮○勇○孔○明○命○爲○先○鋒○並○以○法○正○佐○之○又○命○趙○雲○將○奇○兵○接○應○既○交○鋒○陳○式○(蜀○將)○爲○夏○侯○淵○所○擒○忠○亦○擒○得○夏○侯○尙

翌日交換俘虜忠故射殺夏侯以激淵怒淵果因憤輕進以致敗忠於馬上斬之遂定東川此劇以扮黃忠者爲主曩本以大花面勾紅臉演之余三勝出始改爲老生戲演時札靠戴帥盔用關刀連唱帶做煞是好看吾言及此又憶及一樁趣事矣曩年某評劇家(偶忘其名)作戲評曾有黃忠戴羅帽一語真可謂想入非非須知羅帽係扮英雄俠客等人時所用之物忠爲蜀漢大將扮之者萬無戴羅帽理果扮忠而戴羅帽則扮趙雲嚴顏者不將戴武生巾耶一笑

豁公按扮定軍山黃忠者向係戴金撲頭惟老譚戴軟紮巾近來伶人皆戴帥盔未見有戴羅帽者人既以評劇家稱於時又何至荒謬若此種因所云得毋聞之誤耶

雲台觀

小隱

雲台觀又名莽台演光武擒王莽故事其事本東漢演義所載光武自崑陽大捷後起軍進攻長安諸州郡縣不征自降祭遵又開潼關降光武漢軍遂直逼長安王莽聞信大驚以蘇獻爲元帥邳彤爲先鋒盡起御林軍二十萬御駕親征在長樂坡戰大敗急奔入城光武率兵圍長安竇融開宣平門迎降漢兵光武進長安城傳令不許傷害百姓邳彤知漢軍入城急開東門放東宮王禹逃走光武領衆軍燒午門及未央門搜王莽家嚴盡加誅戮獨不見王莽傳令如有人獻出王莽賞賜千金並

許諸人入宮搜索有賈人吳姓者曾被莽罰鍰賞軍以致不能還家聽得此令遂提菜刀入宮搜捕時王莽因見火連內禁急至宣室躲避乃歎曰天生德於予桓魁其如予何今漢兵以火焚宮吾避於此奈我何哉庚戌旦復於漸台之上閉閣而坐吳姓搜尋至漸台拿住王莽戲於光武於是光武率衆將就漸台上設十二帝之靈祭雪仇恨將王莽蘇獻在靈位前斬之劇本謂王莽匿居雲台觀修真養性以示懺悔漢將搜尋至此入內逮捕奈多爲王莽舊臣不忍驟下無情之手惟姚期馬武與有宿怨見諸人不能動手乃上前擒王莽出觀獻諸光武與演義上情節頗不相符而邳彤時爲莽將亦牽扯在擒莽諸人之內更爲荒謬且述光武與王莽誼屬甥舅尤爲不見經傳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惟謂王莽逃禪避禍頗似知悔較之演義上王莽自命天生德於予云云之至死不悟猶覺此善於彼正不必論其與演義符合否也此劇王莽以鬚生飾之爲重唱工之獨脚戲昔盧台子最以此劇擅長盧死後久已無人演唱劇場上偶一見之亦僅屬於開場戲汪笑儂晚年在滬會一演之氣竭聲嘶以之方盧台子未免小巫見大巫矣

晉陽宮

四平山三鎚擊走裴元慶

振華

晉陽宮亦名四平山又名元霸勤王係名武生尙和玉唯一之拿手戲（按此劇尙伶扮李元霸實

二花而非武生閱者不可不辨。其劇情係隋煬帝赴邗觀瓊花各藩鎮乘隙造反護駕將軍宇文成都氏戰敗帝命內監賚旨赴晉陽召李元霸勤王元霸奉詔與師瀕行入後宮辭母母詔之曰汝今往邗上勤王吾心滋喜惟藩鎮中有秦叔寶（名瓊）者曩在瓦崗寨時曾有大恩於吾家汝宜暗避之勿與交鋒爲要元霸敬諾各藩鎮固非元霸敵聞渠兵至皆大恐有徐勣者建議令瓦崗寨人各帶一小黃旗爲暗記使尤俊達往告元霸之部將柴紹俾元霸一見黃旗卽知爲秦瓊將士以免被殺獨裴元慶不願插黃旗故在四平山中被元霸三鎗擊走時登州王楊琳亦來勤王乘李元霸戰勝李師塔截隘口冀擒叛鎮以邀功不意遇裴元慶遂致敗衄然元慶旣爲李元霸所敗今茲雖獲小勝亦無顏更歸瓦崗寨遂另尋山寨自立而與秦瓊脫離關係云此劇本二花戲愈派武生恆排演之而尤以尙伶爲最善以尙演此劇時手眼身法步處處講求自頂至踵幾於無處無戲唱念則咬字發音胥有分寸所謂五音六律涇渭分明啞啞不足爲病他伶演四平山無元霸別母觀畫尤柴接談兩場獨尙伶有之以此兩場不演則元霸之讓秦瓊暨不殺插黃旗人皆無因也又他伶演至陣見秦瓊時必明言君前在臨潼山曾救我一家老小故吾讓君云云尙伶獨否蓋暨言明則秦瓊萬無更追元霸求戰之理也總上所紀觀之可知尙伶演戲穿場表情字句皆較優於常伶工

架把子之佳猶餘事也。

馬嵬坡 劍閣聞鈴 馬嵬哭妃

振華

馬嵬坡劇。徵班舊已有之。惟詞句鄙俗難登大雅之堂。經名鬚生汪笑儂大加潤色。遂有點鐵金之妙。其劇情係唐明皇時。楊貴妃私通胡兒。安祿山與兄楊國忠。事事矇蔽明皇。其後安祿山反。明皇被逼駕幸西蜀。道出咸陽馬嵬驛。六軍徘徊不進。齊伏明皇駕前。請誅楊國忠以謝天下。明皇猶疑未降旨。國忠已死於道周。左右意猶未快。陳元禮遂請誅楊貴妃。釋衆怨。明皇不得已。命高力士等引楊貴妃至佛堂。以帛縊殺之。瘞於馬嵬坡下。然後整隊而行。明皇不悟楊氏兄妹之奸。猶思念玉環不置。久乃形諸夢寐。會郭子儀李光弼等恢復南京。恭迎聖駕還都。明皇行經馬嵬。觸景傷懷。慘然淚下。因命於貴妃墳前陳設祭品。屈尊拜奠。掩面悲啼。經高力士等再三勸駕。方始回鑾。此劇詞句。曾由劉豁公君錄登新申報中。莫妃時所唱反調有句云。「風飄飄。雨淒淒。孤棲泉下。問九原。誰念你少婦無家。」辭意纏綿悱惻。一往情深。非汪笑儂編不出。亦唱不好也。今笑儂已作古人。馬嵬坡。又成廣陵散矣。

古城會

振華

古城會亦名斬蔡陽。係本三國演義。曹操奪取徐州。劉關張三人失散。關公被困於土山。張遼往說之。降關公與約三事。始暫歸許都。非惜死以辱節。徒以欲全二嫂。且冀兄弟重逢。不得已而爲之耳。公既歸漢。曹操待之甚厚。公終不忘桃園結義之情。故屢承操贈金帛。皆不謝。獨操贈赤兔馬。乃拜謝之。蓋得此良馬。則異日得悉玄德住處。時易於往就之也。比聞玄德在袁公路處。遂毅然封金掛印而行。過五關。斬六將。歷盡險艱。力護二嫂車。駕渡黃河。行至古城。探悉張飛在此。劉大喜。急命人前往通報。將安頓二嫂於此。自往尋兄。詎張飛疑公已降操。見面卽以丈八蛇矛奉敬。公再三分辯。二嫂亦爲之解說。飛終不聽。忽後面塵土冲天。蔡陽領兵追至。飛指謂公曰。此非汝率來圖我之兵耶。公無以自明。遂請飛擂鼓助威。手斬蔡陽於城下。張飛疑團盡釋。始迎公與二嫂入城。各訴別後衷曲。歎獻不已。此劇事實。正史無之。其爲三國演義所增飾。固無疑義。惟張飛疑公降曹。閉門不納一節。史雖未載。事實有之。今北京正陽門關廟刻有鄧臨米南宮帖。有公與張飛書。當非僞造。書曰。『操之詭計百端。非羽智縛。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願社稷傾危。仁兄（指劉備）無僞。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死罪。觀此可知。是箋係公第三次與飛之書。其一二簡不傳於世。至可惜。夫公之歸操。心雖坦白。迹近嫌疑。在飛豈能

無慮。後之納公。殆爲三書。感動。非以其手斬蔡陽。始釋然也。後人以兩事粘合爲一。亦未免過於附會。曩時京班。無演此劇者。三麻子來滬。乃大演而特演之。謔俗扮關雲長。神氣（指台身段而言）尙佳。唱則全不是。味滬人竟表歡迎。徇屬徼倖。趙如泉。小孟七等。靡然效之。亦可謂近墨若黑矣。

潞安州

振華

潞安州亦名陸登。盡忠其劇情。係宋徽宗時。金人完顏兀朮等。入寇潞安州。揮兵攻城甚急。守將陸登。字子敬。具文武才。時人稱爲小諸葛。時乃籌守城策。備滾囊。鈎網。禦敵。壕內遍張鐵網。上繫銅人。以便聞聲知警。兀朮環攻。數十日。水陸均不得逞。反斃金兵無數。然登兵微將寡。急切不能退敵。因使人乞援於兩狼關韓世忠。暨河間府張叔夜。韓遣偏將邵得勝。齎蠟丸書。報告機密。突爲金兵所獲。漏洩機密。金營軍師哈迷蚩。喬裝爲邵得勝。誣入城中。登疑其不類漢人。因再三盤詰。並問韓世宗家屬歷史。迷蚩言之鑿鑿。毫無破綻。忽聞羊羶氣息。細嗅之。出自哈身。知係敵營奸細。逼令實供。哈知事敗。遂自承爲金軍師。登命割去其鼻而縱之。哈迷蚩掩鼻而歸。兀朮見狀大怒。傳令三軍。儘力攻城。誓滅此而朝食。登竭盡智力與抗。以待援兵。兀朮無隙可乘。突於深夜率精銳。竄入水關。身先士卒。斬開銅網而入。城內猝不及防。遂爾譁潰。登知無可挽回。乃托子（名文龍時方在襁褓後

爲中興名將。於乳母。囑命潛逃。以延陸氏宗祧。又令妻縊死。以免污辱。遂自刎於大堂。屍體直立不倒。兀术至。見登死後凜凜有生氣。遂不敢觸犯。且敬其忠直。具衣冠拜之。並爲祭葬。盡禮旋搜得乳母及幼兒。兀术喜。是兒頭角崢嶸。命送回本國養之。並命衆軍士沿途保護。迷蚩請殺之。以報割鼻之恨。兀术大加呵斥。乃不敢爭。此劇爲紮靠武生重頭戲。把子念唱俱重。近來武生中演此。能令座客滿意者。楊小樓一人而已。

掃松下書

振華

掃松下書。亦名視坎問路。係採琵琶記傳奇。蔡邕與趙五娘結婚祇二月。迫於父母之命。進京應試。適值牛相府選婿。遂入贅焉。家中老親幼妻。迭遭荒歉。度日惟艱。幸五娘克盡婦道。典衣飾以供甘旨。已則日饜糟糠而無怨。會翁姑先後病歿。家徒四壁。無以爲喪。五娘斷髮易錢。以爲飾終之典。崑班有剪髮賣髮之劇。時邕已中狀元。命臧護李旺。接收家屬。旺至因不識蔡家門第。意頗榜惶。適遇一老者。策杖掃墓。趨前問之。老者曰。吾姓張名廣才。蔡氏之比鄰也。蔡家之事。予頗知之。五娘自安葬翁姑後。已易女道士裝。攜琵琶求乞赴京師。尋覓伯喈云矣。瀕行曾以翁姑之坟見托。故予來此打掃云。旺遂歷述伯喈到京後。如何入相府招親。官職如何貴顯。兩人互相感嘆。歎歎不已。張

因囑李旺回京覆旨。並沿途留心五娘踪跡焉。此劇情節。卽琵琶記所謂張公過使也。劇中人以扮張公之老生爲主。唱工身段皆極細膩。三麻子曾屢演之。而瑕瑜互見。非真能盡善盡美也。

紫霞宮

振華

紫霞宮一劇。事出何代何地無從考。就戲中情節言之。則有吳氏女名綺霞者。年輕貌美。貞靜端莊。嫁與同郡呂氏子爲妻。結褵後伉儷甚篤。後生赴大。同應試。數載無消息。綺霞晨占鵲喜。夕卜燈花。憂悶至難言狀。一日清晨。偶立門前。間望適有一道人。前來化緣。弁言吉凶生死。俱能推算。婦女固多迷信。况在望夫不見之時。安得不爲所動。遂央請道人爲之推算。並以金釵爲酬。適爲小叔子環小姑伴花所瞥見。相與肆行譏諷。復至老母前搬弄是非。謂嫂與道人有曖昧事。故贈釵以爲表記。云老母素知婦賢。遂將子女大加呵斥。並令向綺霞服禮以了事。詎此小兄妹。心懷叵測。潛入綺霞房中。出其不意。將綺霞用繩勒斃。老母憤極。遂將子女驅逐。容知子環伴花。又生惡念。深夜破綺霞棺。盜其衣飾。子環慮伴花分潤。遂用棺板將伴花擊斃。然後亡去。綺霞爲地藏王救活。歸依母家。此劇爲梆子花旦唱工帶撲跌戲。老十三旦想九霄演之。至有精采。天鵝旦賈碧雲等亦佳。沙香玉小如意等次之。坤角如小金鈴粉菊花演此亦尙不惡。餘人非我所知。始不論。

大英傑烈

振華

大英傑烈亦名大鐵弓緣。爲花旦唯一之重頭戲。其情節係明時有陳氏女月英者。父爲太原守備。卒於官。月英貌嬌好。且有軍事知識。因家貧。隨母開小茶肆以自活。會有太原總鎮史世龍之子。因事外出。過肆前。見而悅之。欲娶爲妾。陳母不從。史公子遽命侍從搶劫。陳母亦好身手。竟將史衆打散。力擒公子。飽以老拳。正喧擾間。適世龍部將匡忠至。瞥見公子被毆。趨前解紛。公子乘間逸去。陳母邀匡忠入。月英竭誠奉茶。見匡忠相貌堂堂。雄武中有溫雅氣。心竊愛之。月英固精於技擊。因請忠與之比試。並請開牆上所掛鐵胎弓。以驗其力。緣乃父臨終。囑咐母女云。此弓惟我與女能開之。若有人亦能拉開者。可卽婿之。忠知其事。遂取弓連開三次。面不改色。月英謹依遺命。托以終身。詎未幾而禍作。蓋史公子被毆。訴於世龍。誣稱爲忠所打。世龍信之。遂命匡公子押解餉銀進京。故少與兵。並着人授意於太行山盜首項義伯。使於中途劫之。匡公子寡不敵衆。棄餉而奔。歸向世龍請罪。世龍擬治以軍法。督憲王大人曰。汝不多派兵卒。亦屬不合。何得補斬押解之人。遂將匡公子減等定罪。發往軍台效力。史公子大喜。以爲匡父子既去。月英孤身在家。吾不難爲所欲爲矣。賀賀然帶領從人。親往酒肆。要求月英嫁已。否則以武力從事。月英僞諾之。請於明日入贅。預置陷阱。以

制其死命。越宿公子來。昂然而入。屏去從人。命於三日後備轎來迎。家人方謂公子在安樂窩。不知其已入枉死城矣。初匡忠與月英訣別云。吾有好友皇甫剛。現住天門山。是人頗重義氣。吾解餉時。會專書約彼前來相助。詎渠至而吾已失事。渠急於追賊。遂不及面吾而去。今吾遠適邊省。倘史姓凌逼汝等。汝可往皇甫處避之。月英泣諾。迨既殺公子。遂易男裝。偕母宵遁。擬往尋皇甫剛。詎剛已離家。入督憲衙爲裨將。適逢差遣。便道往候匡嫂。至則重門深閉。闕其無人。入內見一尸橫臥於地。誠恐牽累及已。遂飛跑而出。遇值史宅從人來迎公子。見屍大駭。疑飛跑者爲凶手。急追獲之。解至世龍處。當堂搜出督憲理差官執照。因送交王大人發落。王知皇甫剛非殺人者。遂以另緝凶手覆史氏與月英道出太行山。竟被項義伯女翠娥所阻。問及姓名。月英冒稱皇甫剛。詎項氏父女素慕皇甫剛之名。今於無意相逢。遂堅邀到寨。藉伸地主之誼。項義伯既誤認月英爲剛。且奇其貌。遂欲以翠娥妻之。月英與約三事。謂俟辦完後。再行結婚。實則兩雌不偶。故爲此言以緩其時。日。項義伯又安知者。因將兵權財政。一一交付愛婿。後欲修前怨。起兵攻太原城。史世龍與戰陣亡。督憲皇甫剛禦敵。剛聞賊將姓名與己同心竊怪之。既交手。覺賊將藝亦不弱。一時未能取勝。遂言於督憲。請調回匡忠父子效力。匡忠與賊將戰。因月英已改男裝。遂亦不知爲誰。然月英固識匡忠。迨戰至荒

郊月英呼而告之。臣始知所謂賊將者。卽與己同床共枕人也。此劇以飾月英之旦角爲主。非兼擅文武崑亂者。決不能演良以口白身段逐場更換迥不相同茶坊比武時完全爲刀馬旦而完婚後則變爲花旦矣。改裝逃難時爲唱工小生而與皇甫剛對壘則變爲武小生矣。曩者侯俊山演此最爲拿手毛韻珂亦常演之。雖不如侯之緊練亦尙可看。若小楊月樓等老着面皮瞎唱真可謂不害燥矣。

逍遙津

振華

逍遙津亦名曹操逼宮。係演漢獻帝時曹阿瞞弑伏皇后事。初操自晉爵魏公後拔扈專權勢凌帝。后朝臣內宦盡是曹氏私人。帝與后徒擁虛名動輒得究。忽一日曹操帶劍入宮。帝與伏后方共坐。后見操倉皇避去。操謂帝曰。孫劉各據一方不奉正朔當如之何。帝曰。此在魏公處裁。操大怒曰。陛下何出此言。外人聞之將謂操爲不臣矣。帝曰。君能相輔則幸甚。不然願垂恩相捨。阿瞞怒目視帝。恨恨而出。或有以魏公謀篡告帝者。帝與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誅操之心。妾當致書老父。令與諸侯圖之。帝曰。董承之事。殷鑒不遠。汝其慎之。后曰。諾。因密令寺人穆順賚書往。不意爲操搜獲。穆順被殺。操又戮伏完全家。並夷三族。命郝慮先收伏皇后璽綬。隨命華歆率兵入後宮執伏后。弑。

之並殺后所生二皇子。此建安十九年事也。按此劇情節。係照三國志演義第六十六回伏皇后弑國捐生事所排。與第六十七回張遼威振道遙津之事兩不相涉。劇名爲道遙津。實屬荒謬。近來爲劇名家多如鯽。竟無人一爲糾正。大是怪事。此劇爲孫菊仙（扮獻帝）獨一之拿手戲。固爲世所公認。唯質言之。亦不過嗟音悲壯調熟腔圓而已。乃吾見某君所作戲評。竟有菊仙演此。唱十餘句。欺寡人。句各不同。無一重複字樣。真令人莫明其妙。將謂詞句各各不同乎。則此十數句。詞除第一欺爲「欺寡人在金殿不能回對」略異於他句外。餘皆爲欺寡人。好一似某某。然則非重複而何。若指腔調而言。更是不妥。蓋此一段快三眼。惟每兩句中上下句略有徐疾之分。並非每一句各爲一種腔調。故雖欲不謂之同。亦不可得。某君評語云。得毋爲理想之辭歟。不然。則是道聽途說。亦徒使智笑愚駭耳。

獻西川

振華

獻西川亦名張松獻地圖。原係徽班舊戲。汪笑儂改爲京劇。其劇情係漢獻帝時益州牧（卽西川）劉璋爲漢中張魯所逼。遣別駕張松至許都。貢獻方物。乞操與兵取漢中。以解益州之圍。詎松存賣主求榮之心。暗畫西川地理圖。藏於袖中。將獻於曹操。及見操言語不投。幾爲所殺。遂棄操而走。路

經荆州。劉備用孔明計。命趙雲出境迎之。至荆州界。又命關雲長洒掃驛庭以款之。次日劉玄德隨同孔明龐統。親自接入城中。款留三日。事事盡禮。張松辭別。次日張松辭別備。復於十里長亭設宴。餞之。臨別依依不舍。潸然淚下。松感其盛情。勸令收取西川。為根據地。并舉契友法正孟達為備佐。又獻西川地理圖。備一一拜領。後劉備之成帝業。松實第一功臣。然賣主求榮。終身論定。雖千載下。猶不能稍為寬假也。此劇以扮張松之生角為主。扮劉（老生）關（紅生）張（二花面）曹操（大面）者為賓。汪笑儂在第一臺時。每演此劇。笑儂自去張松。以麒麟童去劉備。三麻子去關公。馮志奎去曹操。大家聚精會神。演來頗有精采。謂為珠聯璧合。完全無缺。固不可然。較諸一般婢學夫人者。終覺此勝於彼。迨笑儂死石月明。普幼安劉天紅等。遂大演而特演之。自謂優於汪氏。實則笑儂為優。雖無特殊之能力。然演此等戲劇。專唱西皮搖板二六板。實不無可取。處彼石普劉諸童。尙未可同日而語也。

罵楊廣

種因

罵楊廣亦名第一忠臣。係隋文帝篡周後。開一統之基。立長子勇為太子。旋惑於獨孤后。及奸相楊素之言。遂廢勇而立廣。未幾文帝病。廣竟乘隙調戲父妃。文帝聞之大怒曰。犬子不肖。至此安可君

臨天下。欲更廢廣而立勇。廣聞大懼。私與楊素謀。命張衡入宮弑文帝。并殺兄勇而自立。（是爲煬帝）朝臣懾於威力。莫敢誰何。獨伍建章性鯁直。不肯阿附。廣以建章負重名。宣之入朝。先用好言撫慰。使草詔頒發天下。建章抗不奉命。並戟指大罵。斥廣滅倫絕理。種種無道。廣怒不可遏。立命武士斬之。并誅其家屬數百口。念伍子雲召守南陽。恐有後患。如是素建。斬草除根計。遣韓擒虎宇文成都等。率兵往擒之。此劇後本。名南陽關。卽韓擒虎等。擒殺伍雲召事也。此劇爲老鄉親拿手戲之一。其徒雙克庭演之亦佳。餘子碌碌。無能爲也。

喜封侯

種因

喜封侯。亦名蒯徹裝瘋。其劇情。係漢韓信奉命伐楚時。恃其兵力。自封爲三齊王。高帝慮其反抗。勉強許之。齊人有蒯徹者。博學通機變。時適在信帳下。逆料漢高多疑。必不能容功高震主之大臣。遂勸信叛漢。信不能從。徹乃佯狂於市。以避禍。迨九里山一戰。西楚撲滅。天下一統。信遂被降爲淮陰侯。未幾爲呂后誘至未央宮。斬之。並夷其三族。信臨死時。曾言悔不聽蒯徹之言。致爲兒女子所算。帝卽命陸賈取徹問罪。賈奉命往齊。見徹臥於市中。或哭或歌。作瘋狀。賈心知其詐。試誘與語。蒯果回復其故態。賈遂執之。械送至洛陽。見帝。帝命置油鼎於殿。將以烹徹。徹侃侃直陳。既不推諉。又不

瑟縮。高帝爲之動容。遂赦其罪。徹因乞韓信首。葬於淮陰。帝授以官。辭不受。間散以終其身。是劇爲汪笑儂拿手戲。或云笑儂自編。或云孫菊仙編。未知孰是。演時忽啼忽笑。語出無稽。活畫一個窮酸。裝儂相。詞句花諧。雜作亦多。可誦菊仙演此音調。固優於笑儂。態度則不如笑儂之恰當。二人各有所短。長未可一概而論也。

單刀赴會

帶訓子

種因

單刀赴會爲關公生平得意事之一。其情節係因劉玄德用孔明計。曾有向吳國暫借荊州之舉。言明更得他處。卽以荊州歸吳。後久不踐約。迨劉備既得益州。吳又向索荊州。備僞許先割三郡。關公不與。如是魯肅設筵於臨江亭。預設埋伏。邀公赴會。以爲要挾之地。公慨然前往。祇帶周倉暨從卒數人。席間侃侃而談。神色自若。肅忽向索荊州。公云。漢家土地。不應讓人。旋即佯醉與辭。一手持刀。一手執魯肅。逼令送已登舟。伏兵恐傷魯肅。遂不敢動。如是雲長安然回荊州。魯肅等徒呼負負而已。劇本與事實無甚差別。中有訓子一段。係用吹腔。如崑劇。刀會訓子。連帶串演也。按吳志魯肅傳。肅往益陽。邀公相見。各駐兵馬百步外。但諸將軍刀與會。言兩軍之將於會時各佩一刀。非謂公祇携一刀赴會也。肅責數公曰。我國以土地借卿家者。以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得益

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奉命何也。語未竟。坐有一人（演義謂卽周倉）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俱厲。公乃操刀起。謂此此是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此卽單刀會劇所由來也。此劇爲紅生戲之一。演者頗不乏人。要皆似是而非。不足當識者一盼。王洪壽差強人意。其徒林樹森。彷彿似之。

水淹七軍

種因

淹七軍。亦名智擒于禁。劇中情節。與正史無甚出入。按魏志于禁傳。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在長安。使曹仁攻關公於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深數尺。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迴避。公乘大船就攻之。禁降。龐德與公交戰。射中公中額。德常乘白馬。謂之白馬將軍。屯樊北十里。與諸將避水隄上。公以大船四面環攻。德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戰至日午。公攻益急。矢盡短兵相接。軍吏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挾矢。奪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爲公所得。（演義上德被周倉在河中擒獲）勸降不從。命斬之以全其節。蓋德於出軍之時。輿襯以從。已早存必死之心也。按此亦王洪壽擅長戲做工。頗有可觀。唱則無甚可取。蓋限於天賦之嘆音。雖虛扁亦難救藥也。

未央宮

種因

未央宮亦名斬韓信。事載西漢演義中。先是漢高祖僞遊雲夢擒楚王。天下大定。遂降三齊。玉韓信爲淮陰侯。廢置於咸陽。赫赫勳名。一旦付諸流水。韓信鬱鬱不樂。並羞與降灌爲伍。會陳豨奉命平代州。往辭韓信。信因動以利害。嗾使反。且約爲內應。故豨至代州。遂自立爲王。高祖親往征之。命呂后及蕭何監國。臨行再三諄囑。注意韓信。通信與陳豨。方有函札往來。其僕謝公著醉後漏言。信欲殺之而未果。公著逕至丞相府告變。呂后與蕭何謀。僞稱高祖已殺豨。誘信入賀。信至未央宮。武士突出縛之。呂后親數其罪。命斬於長樂殿鐘樓下。并夷其三族。聞者莫不哀之。此劇曩爲孫春恆氏拿手戲。唱做之佳。一時無兩。近伶更無演者。迨已成絕調矣。

拾玉鐲

梨雲

拾玉鐲亦名賣雄鷄。又玉嬌拾鐲。事緣陝西郿縣孫家莊孫寡婦者。有女曰玉姣。豈蔻年華。容顏絕世。其母以家貧養鷄爲生。玉姣則從事女紅。藉佐衣食。家庭間宴如也。忽有世襲指揮使傅朋者。偶至郊外踏青。瞥見竹籬茅舍中。見一絕色女郎。以手交頤。停針不語。一若有所思者。傅朋目逆之。願見左右無人。遽前詢姓。字玉姣。見傅朋青年玉貌。儒雅風流。不期芳心志。脉脉含情。遂以母女。

身世告傳贈以玉鐺。玉姣故作羞縮狀，却而不受。傳委鐺於地。玉姣俟其去遠，竟拾而藏之。自謂秘密已極。詎知鄰居牛媒婆已窺見之。突至玉嬌家，問贈阿姊玉鐺者誰也。玉姣聞言大赧。又慮媒婆揭其隱，遂以實告。並懇牛媒婆代守秘密，以免飛短流長。媒婆向索重謝。玉嬌許之。牛遂慨言願成其好事，並索取表記。回贈公子。玉姣與以綉鞋。媒婆欣然攜歸，將以贈公子。詎已子彪竊鞋圖奸，致演出強姦致命之重案。傅朋性命亦幾爲之不保。幸其未婚妻宋巧姣者，代至太后前鳴冤。由劉瑾澈底根究，始得昭雪。法門寺一劇，卽此劇之後本也。此劇以飾媒婆之丑且爲主。李百歲去之，唱念身段皆臻上乘。插科打諢尤足令人解頤。筱鴻奎次之。詹潤泉等胡調而已。

大補缸

梨雲

大補缸亦名百草山。又名王家莊。事迹怪誕無可考。就劇中情節論之，則有王家莊王大娘者，早魘也。神通廣大，作惡多端。藏有黃磁缸一，能大能小，忽隱忽顯，用以抵禦雷劫，稱爲至寶。蓋取死人食管鍊成者。後爲巨靈神所知，告諸觀世音菩薩，乞救一方生靈。菩薩遣土地變作補鍋匠，前往爲之修理。乘間擊碎之。菩薩遂施佛法，召集天兵天將，擒而殺之。此劇以飾旱魃之武旦爲主。九陣風演此帶打出手，大有可觀。祁彩芬、王瑞雲次之。

罵王朗

梨雲

罵王朗一劇。事載三國演義中。初蜀漢諸葛武侯伐魏。取天水安定南郡三城。魏帥夏侯楙戰敗。竄入羌中。蜀軍威聲大振。兵至祁山渭水之西。魏主曹叅大驚。命曹真爲大都督。郭淮副之。王朗爲軍師。起兩京軍馬二十萬。以禦蜀兵。王朗本漢元老。時乃爲魏司徒。年已七十有六。自詡口才便給。欲以三寸舌折服武侯。詎意兩軍相遇時。反被諸葛武侯將朗半生醜史。披露軍前。盡情醜詆。不留餘地。王朗理屈詞窮。氣塞胸膛而死。此劇爲文老生重頭戲。唱念做工。缺一不可。不可譚老板演此最佳。余叔巖、李鑫甫、次之。貴俊卿、孟小茹等。又次之。

萬里尋夫

哭長城

梨雲

孟姜女萬里尋夫一劇。劇名頗佳。情節殊屬荒謬。幾於不可究詰。據稱秦皇造長城民間互相傳說。謂有神人示兆。欲成此大工程。須損夫役一萬。始皇思有以魔之。權闖趙高與范杞梁有隙。謂殺范祭之城下。可抵萬人。始皇從之。將捕范杞梁。杞梁聞信。急逃往松江避難。路見一花園。挨身而入。聞有女子聲。隱約在太湖石畔。杞梁愕然。瞥見一絕色女子。袒裼而前。俯拾池中墜扇。蓋卽園主孟隆德之女孟姜也。孟姜收扇後。顧見杞梁。玉頰微酡。驚問所自。范具告之。姜見其吐屬風雅。風致翩翩。

心竊愛之。急告稟父母。託以終身。蓋姜有成言。謂能窺見肌膚者。卽中雀屏之選。隆德愛如掌珠。惟女之言是聽。至是遂與杞梁訂婚約。洒掃庭除。令女與范成親。不意傳播於外。校尉到門。拘杞梁去。旋卽解往京師。奉旨處決。孟姜占晨鵲喜。夕卜燈花。久久竟無消息。念北地嚴寒。恐非南人所習。杞梁浙人。遂不憚萬重之遙。親送寒衣。藉探杞梁消息。隆德命家僮與兒暨婢春環伴往。行至中途。與兒忽生惡念。突揮白刃。弑春環。強道孟姜爲妻。孟姜僞許之。誘至山頂。驀地猛力推之。與兒墜崖死。姜遂隻身登程。艱險備嘗。略無悔意。至長城。始知夫死已久。哭暈數次。時蒙恬爲督工大臣。見孟姜貌美。急獻於始皇。始皇欲納爲妃。孟姜乞將夫尸骨安葬。並須滿朝文武爲之掛孝。皇帝御賜祭奠。始皇一一從之。孟姜葬夫畢。遂至服薄橋上。遙拜父母。投海而死。梨雲按始皇時代。並無此事。惟築萬里長城。則實有之。孟子有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句。所謂杞梁者。實死於晉却克伐齊之役。（事見左傳）杞梁齊人。妻爲姜姓齊女。失其氏族。後人因稱爲姜女。孟者。序齒之長也。今則代遠年湮。無從查考。以訛傳訛。在所不免。孟姜女當是杞梁之妻。萬里尋夫之事。蓋後人以彼善哭其夫。遂加之以附會也。此劇以情節言。毫無評論之價值。惟馮子和演之唱做。皆有可取處。非戲劇佳演劇之人佳也。（編者按梨雲此語。殆指少年之子和而言。若今日子和演此。恐亦不見佳矣。吾爲此言。

非謂子和之技藝退化。蓋惜其年華老大也。一般伶工以馮子和演此劇略具叫座之能力如是靡然效之且視爲青衫正工戲可笑人也。

三上轎

梨雲

三上轎亦名烈女殉夫。其事不載於史。不見於諸子百家之書。相傳明萬歷間湖廣荊州府民人李配之子通幼讀詩書。姿質明敏。年十二已入邑庠。十五中鄉試。十八奉親命完婚。已欲赴禮部試。苦無先容之人。忽憶首相張居正與已同鄉。擬依附之。因設宴邀居正子秉仁至家中暢飲。以爲親近之地。通妻崔氏貌頗美。適爲秉仁所見。涎羨幾至狂易。歸後耿耿不忘。遂與家奴張振謀。借回席爲名。邀通來飲。以藥和酒酖之。通死。其父往訴於府署。府尹黃某懼張勢。置之不理。李配飲恨而歸。舉家皆痛哭。正紛擾間。秉仁已遣媒婆暨張振前來說項。欲娶崔氏爲妾。轎馬亦隨後至。崔氏知難與抗。遂慨然應允。惟要求紋銀千兩。爲翁姑贍養之資。并約定三事。一須黃知府爲媒。二須張秉老爲通掛孝安葬。三新房不舉燈火。三事能允則甚佳。否則誓死不從。張振代傳主命。一一許之。崔氏固生有一子。時方在襁褓中。因托子於翁姑。大哭登轎。暗藏短刀一柄。至秉老家。遂自刎焉。此劇情節之不經較諸孟姜女劇有過之而無不及。稍有知識之伶人當不屑演此劇也。

風波亭

梨雲

風波亭亦名武穆歸天。其劇情係因宋自徽欽二帝爲金所擄後。中原錦綉河山早已十失其七。高宗南渡。建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遂成偏安之局。湯陰岳武穆（諱飛字鵬舉）赤胆忠心。常以恢復中原爲己任。統師以來。屢戰屢勝。金人聞名而喪胆。軍中羣以岳爺爺呼之。一見岳字旗幟。輒望風遁。武穆特約韓世忠張浚劉琦三帥。共追金兵。至朱仙鎮。大敗之於金牛嶺。此處山石嵯峨。不利行路。金兵欲逃。不得。正惶恐間。忽天雷擊碎山石。兵始得渡嶺。是役也。兀朮幾不復返。意欲棄汴京而歸。忽有書生揖於馬首曰。太子毋自餒。自古權臣在內。未有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遑論其他。兀朮悟。乃遣軍師哈米蚩。假扮江湖賣藥者。暗入臨安。至西湖。適遇奸相秦檜。遂遞與臘丸密書。約以傾陷武穆。時武穆方駐師於朱仙鎮。正欲渡河。以酬直搗黃龍。與諸將痛飲之素志。不料奸檜。矯詔議和。一日之中。連發金牌十二道。召岳武穆回京。武穆憤極泣下。雖明知奸檜弄權。已身定遭不測。惟旣以身許國。當然宜置死生於度外。遂不聽衆將之勸阻。與諸百姓之攀留。慨然挈王橫等。過揚子江。途謁金山寺高僧道悅。僧亦勸武穆潛身避禍。武穆不答。臨別。僧贈以偈言八句。武穆拜而受之。及平江路（即蘇州）錦衣衛指揮馮忠。馮孝。已率校尉多人。至當加武穆以梏。

桎王橫忿欲與爭。武穆喝阻之。橫不敢動。猝被二馮砍死。遂解武穆至臨安。送入獄中。奸檜假傳聖旨。命大理卿周三畏勘問。三畏不肯阿附。掛冠遁去。檜改命萬俟卨羅汝楫等。嚴刑鞠訊。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並誘岳雲張憲至。并禁錮之。武穆部將張保。時爲濠梁總兵。聞信棄官至臨安。入獄探望。不忍見武穆受屈。以頭觸階石而死。檜與長舌婦王氏定計。於偃月堂東窗下。作書付獄卒。命斬武穆父子獄卒。遂就獄中風波亭。斬武穆及雲憲等。時南宋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此劇爲著名之黃派武生戲。以予所見諸伶工論之。當然推李吉瑞爲巨擘。或謂吉瑞演劇不似黃月山。予因未見黃月山演戲。不敢謬讚。一辭惟謂吉瑞演劇不似黃月山。則可謂吉瑞演劇不佳。則不可。蓋吉瑞嗓音洪亮。調熟腔圓。以唱工論。確爲近來武生冠。做工雖未能脫盡火氣。亦不能蓋掩其美。如因其不似黃月山。遂指爲矢角。則予誓不承認。須知吾人評劇。但宜論伶人技藝之優劣。不當問其似某派否。必謂神似某派。方爲名角。試問黃月山。又是何派。膠柱鼓瑟。不亦大可以已乎。

銅網陣

梨雲

銅網陣亦名冲霄樓。事載七俠五義說部中。據云宋襄陽王趙廷。心懷不軌。潛結綠林豪客爲死虎。姓名載在盟書。恐人盜去。特造高樓一座。名曰冲霄樓。中有機關多處。暗埋線索。一觸卽發。雖有飛

簷走壁之能。亦不能避。此項機關。其名曰銅網陣。所以護盟書也。書懸該樓最高層之樑上。防範至爲嚴密。珏又擅作威福。霸佔民田。搶奪民婦。往往悖謬行爲。難以悉數。襄陽巡按顏慎敏。到任以來。訪知趙珏劣跡。欲爲國家除害。而苦無證據。遂暫置之。趙珏知顏按與已不合。亦思有以陷之。因命神手大聖鄧車。鑽雲燕予申虎。夜入察院。於屋上安設吹氣皮人。驚嚇大衆。乘間竊取印信。詎顏之護衛。錦毛鼠白玉堂。聞警出追。鄧車雖已逸去。申虎意被拿獲。印匣仍縛背上。白玉堂喜不自勝。解開視之。中實廢鐵一塊。真印杳然。白玉堂忿恨交集。念旣爲護衛。不應使察院有失印事。顏面有關。責無旁貸。擬親至冲霄樓。盜回盟書。以爲抵制。遂留書一封。謁囑書童雨墨曰。俟我三日不返。汝卽以此呈奉顏公。蓋顏與白爲結義兄弟。誓同生死。情逾骨肉。若知白有冒險之舉動。必將竭力阻止。緣是白玉堂不肯明言。私自出衙。及至冲霄樓。誤踏線索。遂死於銅網陣內。白前已探道冲霄樓二次。皆未中伏。此次竟不能免命也。後鑽天鼠廬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適來襄陽。白卽於旅館中。顯魂托夢。懇爲復仇。此四人亦白同盟兄弟。俗所謂五鼠者也。此劇亦李吉瑞拿手戲。瑞德寶演此亦佳。自鄧以下。不足觀矣。

一疋布

梨雲

一疋布亦名張古董借妻。事出何代何地無從考。就戲中情節論之。則有李天龍者。自幼父母雙亡。家本式微。又遭火劫。廬舍蕩然。遂致無棲身地。孤苦伶仃。至難言狀。幼聘同里周員外之女爲妻。未成婚而周女死。周本富室愛女及婿。聲言俟李天龍續娶時。當將嫁女粧奩。盡數移贈乾女。天龍聞之羨甚。以爲得此。大可療貧。第恨無力娶妻。擬謀諸盟兄張古董。以古董人頗機警。與之商量。或得當也。時張亦貧極無聊。方乞憐於其妻。妻乃翻箱倒篋。尋出白布一疋。交張出外易錢。路遇李天龍。邀至家中小坐。論及此事。張爲定一借妻計。李頗躊躇。恨無可借之處。張念已妻未老。不妨借與渠。遂入室與妻商略。妻慨許之。張遂與李訂約。李攜張妻至周宅。周夫婦愛婿情深。堅留此一對假夫妻。盤桓數日。緣是弄假成真。僞耦竟成夫婦。張訟於官。官聽其妻自擇。妻願嫁李。官遂斷歸李氏。此劇類滑稽談。未必實有其事。惟以名丑演之。則隨處插科打諢。頗有奇趣。近來海上無名丑。雖有演此劇者。不足觀也。

斬貂蟬

種因

斬貂蟬一劇。崑腔、亂彈、皆有之。崑班劇名斬貂。其情節係劉關張從曹操征呂布於下邳。操決沂泗之水以灌城。布將宋憲魏續擒布獻操。操命斬之於白門樓。呂布家屬一時星散。布妾貂蟬爲張飛

所得送與關公。公念貂蟬爲司徒王允之義女。允曾用連環計。離間卓布。使彼爲父子。自相殘殺。卓遂以此殄滅。貂蟬犧牲。一身匡扶社稷。實爲大漢功臣。惟女子在亂離中。易爲匪人所污。惟死可保其名譽。因夜喚貂蟬入。揮劍斬之。京劇情節。則與崑劇不同。謂呂布在白門樓被傷後。呂布家屬。沒入相府。操以貂蟬賜關公。欲使公迷戀美色。消磨英雄之氣。貂蟬晝夜入公帳求見。逞其辯才。演說古今興亡事。滔滔不竭。關公秉燭端坐。目不邪視。貂蟬入以游辭。公叱使退。已至復至。再回糾纏。久久不去。公怒而斬之。按三國演義第二十回。載呂布死後。曹操將其妻女送回許都。惟貂蟬不知下落。然則關公月下斬貂蟬之事。須爲後人所臆造。考正史關公本紀。載公與曹操圍呂布於下邳。公啓操曰。布使秦宜祿乞娶其妻。操許之。下邳垂破。公又屢言於操。操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公心不自安。古字娶取通用。娶其妻。應作還其妻解。後人誤解娶字。遂爾以訛傳訛。故有貂蟬歸關公之說。又誤解心不自安句。致有月下斬貂之附會可笑人也。此劇亦紅生戲。三麻子與夏月潤趙如泉小孟七等。常排演之。彼自詡爲傑作。吾未見其佳也。

金雁橋

擒張任

種因

金雁橋亦名取雒城。係演後漢三國時。劉玄德與副軍師龐統往攻川。龐統在落鳳坡。爲川將張任

射死。玄德欲爲統報仇。急調諸葛亮前來畫策。孔明應召。與張飛分兵兩路入川。會於雒城。孔明知任爲川中名將。智勇兼全。非獲任不能破川。後探息雒城之東。有橋曰金雁橋。兩岸多蘆葦葦葭。可以藏兵。因命黃忠魏延率兵埋伏於橋之左右。命揚飛預伏城東小路。以伺之。孔明自引羸師前往誘敵。張任不知是計。居然進過橋來。黃魏兩將齊起。任大敗。急欲回軍。趙雲已將橋拆斷。勒兵於橋北。遙爲聲勢。張任向山僻便走。正遇張飛。遂被獲。孔明勸之使降。張任不從。縱聲大罵。孔明命斬之。以至其名。此劇爲紫靠武生重頭戲。楊小樓演之最佳。近來海上武生惟楊瑞亭演此劇。勉強可看。若突如其來之王金元不文不武之白玉崑老着面皮兒演此。雖貼我一張票錢。吾亦不願看也。

連環記

種因

連環記亦名王允獻貂蟬。又名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其劇情係演漢末董卓專權擾亂朝政。並收呂布爲假子。以爲羽翼。布頗英勇。當時諸將無出其右者。卓倚之爲心腹。緣是跋扈日甚。嘗一日誅戮大臣數人。在朝文武人人自危。卓又宴會百官。使布殺大司空張溫於席上。多官大駭。不敢置議。大司徒王允目睹情形。憂憤殊甚。偶往後園步月。行至牡丹亭畔。聞歌伎貂蟬縱聲長歎。疑有私情。逼問至再。蟬曰。妾之所以歎者。因見主人坐臥不安。憂形於色。必爲國家大事無疑。倘有用妾之處。妾

雖萬死不辭。允喜謝之。遂與蟬定連環計。先將蟬許嫁呂布。然後獻與董卓。見布則佯問曰：小女侍奉將軍。願如意否？呂布默然。疑卓計奪已婦。心竊恨之。卒演成鳳儀亭擲戟之怪劇。而卓布之隙深矣。此劇固以飾王司徒之老生爲主。然飾董卓之黑頭飾呂布之小生飾貂蟬之花衫亦頗吃緊。故非角色齊全不宜排演。若但有一二好角而以無數之矢角配之。則不如不演之爲愈。世有知戲者當不河漢斯言也。

下河東

種因

下河東亦名斬壽廷。又名戰白龍。其劇情係因周世宗殂。宋祖趙匡胤因陳橋兵變。猝然黃袍加身。被衆擁戴爲帝。受禪後南征北討。殄滅羣雄。負固不服者。厥惟北漢劉崇。是時相臣歐陽方居心險詐。雖在宋主左右。頗有殺帝自立之心。密遣人致書於劉崇。勸令入寇。而已爲內應。擬乘間殺宋太祖。與崇平分天下。崇果與師犯境。宋主御駕親征。命方爲統帥。賜上方劍。令方便宜行事。方卽薦呼延壽庭爲先鋒。蓋方與壽庭有隙。欲籍此以陷之也。壽庭有妹。饒武藝。自請同行。以備緩急。及兵抵河東方。又暗約劉崇。令於夜間來襲。宋營毫無准備。遂受大創。宋主幾瀕於危。幸壽庭與妹出死力抵禦。殺退北兵。宋主召方至。責其不應疎忽。方猶曉曉抗辯。且恨壽庭兄妹。敗其垂成之功。竟諉過

於壽庭。適壽庭入帳報功。方即揮劍斬之。宋主驚問故。方乃挺劍直前。欲行弑逆之事。幸有武士多人持戟供衛。方始不敢妄動。然彼大權在握。宋主固無如何也。此劇以飾歐陽方之黑頭爲主。飾趙匡胤之紅生。飾呼延壽廷之武生。飾劉崇之武二。面爲賓。馮志奎壯時演此等戲。至有精采。今老矣。無能爲也。

茂州廟

種因

茂州廟。又名一枝桃。事實載施公案後集中。先是施公自山東放賑回京。路過任邱縣。駐節於驛館中。忽有二民人入館遞訴冤狀。詢其姓字。一稱周榮。一稱蔣旺。據云周女爲人所殺。蔣妻亦爲人所殺。不知凶犯爲誰。惟壁上的畫有桃花一枝。云施公瞿然曰。此一枝桃也。遂允爲之訪緝。旋與諸衛士商議。黃天霸自請出外訪查。數日無消息。偶至一茶肆小憩。遇一窮漢。天霸與之接談。知係舊交。卽綠林中所謂神眼計全者也。兩人暢叙衷曲後。天霸言及訪查採花賊事。計全曰。此是謝虎。混名稱一枝桃。是人勇武而好淫。亦是綠林中有名人物。左耳有紅痣五粒。形如花瓣。每次採花。必畫一枝桃花。以作暗記。現居鄭州北門外玄天廟中。天霸聞言。卽引計全見施公。聲明原故。公急派郭起鳳王殿臣。幫同尋緝。路遇酒肆。同入暫息。適謝虎亦來肆中。計全認清謝貌。遂誘往玄天廟。直告以

奉施公命前來破案。遂互相用武。謝虎知天霸有家傳金標百發百中。誠恐已非其敵。遂用先發制人計。僞作敗逃狀。出其不意。驟發連珠毒藥鏢。天霸欲避不及。遂爲所傷。謝虎脫身而去。後由朱光祖向李煜處。乞得解毒藥。天霸服之。始獲痊愈。劇本所述。與說部頗有出入。此劇以扮謝虎之武生爲主。以扮黃天霸之武生爲賓。餘皆無足輕重。近來打衣武生佳者絕少。故此劇不易得見。予意以李春來去謝虎張英傑（卽蓋叫天）去黃天霸演此。必有可觀。閱者以爲何如。

取金陵

種因

取金陵亦名鳳吉慶兵。其劇情係明太祖勝元後。命徐達爲帥。統率師圍金陵。時爲金陵守將者爲大都督郝福壽。郝係元順帝駙馬。有萬夫不當之勇。其妻鳳吉公主亦頗知兵。時同在白下。聞徐達至。急遣曹良臣迎敵。甫交綏卽爲明兵所困。力竭歸降。郝怒親自臨陣。明將皆非其敵。太祖憂之。忽胡福下山入營求見。願作臂助。胡精於連珠袖箭。射無不中。且與郝爲舊交。放胡袖箭之技。素爲郝所折服。比戰。郝見胡至。大駭。料知力戰必敗。誠恐畢世威名一朝掃地。遂不與戰而自刎。公主聞信大驚。急欲爲夫報讐。遂起傾城之兵。背城借一。鳳吉固英勇。終以寡不敵衆。爲明大將胡大海沐英等所殺。太祖奪得金陵。遂於此建都焉。此劇爲武旦之重頭戲。閻嵐秋（卽九陣風）演此。交手對壘。

打法一場一換煞是好看。打出手擲刀接槍速乃無藝非手法純熟者不克爲之配也。

鐵籠山

種因

鐵籠山亦名大戰蠻兵。又名山頂拜泉。係演三國演義因司馬漢將奇謀一段故事。據稱蜀漢延熙十六年大將軍姜維率師伐魏。司馬師命懷弟昭爲都督。徐質爲先鋒。率兵至董亭禦之。質初獲小勝。後中姜維棄糧誘敵計。大敗。徐質死之。姜維追至鐵籠山。昭等無路可逃。遂將兵屯札山上。以待援師。維兵圍之數重。遂斷其汲水之道。魏軍惶惶。勢將潰散。司馬昭幾欲自殺。後用主簿王韜謀。拜井祈泉。倖邀天佑。泉水源源而來。取之不竭。人馬得以不死。姜維不知。以爲殲厥巨魁。計日可待。緣是不甚攻逼。當伐魏之先。維曾以金帛結好於羌王迷當。約其發兵助戰。魏將郭淮聞之。遣陳泰詐降迷當。而擒之。復用好言撫慰。並許以厚利。迷當遂反爲魏用。暗率魏兵往見維。維以爲迷當來踐前約。遂坦然迎入。魏兵一擁而進。刀槍並起。維急跨馬逃出。腰間但有一弓。郭淮從後追之。維彎弓作聲以恐之。凡十餘次。並無一箭發出。淮知其無箭。遂以箭射之。維接箭回射。郭淮應弦而倒。維乃得脫。此次先勝後敗。姜維損折人馬。固自不少。惟劇本謂維所統四十五萬兵。止剩七人五騎。未免言過其實。又將魏大都督司馬昭改爲司馬師。亦是欠斟酌處。又姜維射殺郭淮一節。頗有趣味。劇

中、竟、未、演、出、大、是、可、惜、吾、見、演、此、劇、者、多、矣、而、演、時、真、能、令、人、滿、意、者、僅、有、尙、和、玉、一、人、以、彼、工、架、好、把、子、佳、也。

除三害

種因

除三害亦名應天球。又名打虎斬蛟。劇情與晉史微有出入。據云大將軍周處。未貴顯時。乃一虎而冠者。恃其臂力。武斷一鄉。人皆側目而視。顧亦莫敢誰何。宜興太守王晉。知周係可造才。欲籍一事。激發其天良。使之幡然悔悟。因改裝爲一老者。伺諸道傍。睨周至。縱聲長嘆。周意此老必受人侮辱。輒代抱不平。前叩其故。王曰。此間近出三害。鄉里不獲甯居。吾是以嘆。周問三害何指。王曰。一爲橋下水蛟。時時與波作浪。害人田禾。一爲南山猛虎。吞食人畜。又其一則不敢言。周固問之。王低語曰。第三害。卽汝是也。汝不講道德。恃力橫行。爲害鄉里。甚於蛟虎。汝不知耶。周忽激發天良。深自引咎。遂謂王曰。公欲去三害易也。公姑少待於此。吾請爲公除之。遂入長橋下。手刃水蛟。又往南山尋猛虎。殺之。然後奔至雲間。從陸機陸雲求學。遂成通儒。後殉樹機能之難。後人立廟祀之。至今香火不絕。此劇一生（扮王晉）一淨（扮周處）唱做並重。爲舊劇中不可多得之善本。惜伶人能演者少。遂爾闕焉。無聞曩孫菊仙在滬時。偶或演之。惜無名淨爲配。以致減色不少。今更無排演者矣。

鎖五龍

種因

鎖五龍亦名斬雄信。事載說唐傳中。據云唐李世民未卽位時。以功封秦王。力平十八路反王。以成帝業。雖曰世民英武。亦因輔佐多賢。賈家樓三十六友其尤著也。(姓名載說唐傳)有單雄信者。亦賈家樓聚義英雄之一。因與李氏有殺兄之仇。獨不肯委身李氏。適王世充稱帝於洛陽。國號曰鄭。單雄信遂往依之。世充欲固其心。特招爲駙馬。故雄信竭盡力心。與唐爲敵。武德四年。唐兵圍洛陽。各路救王之兵。僉爲世民所敗。世忠困守孤城。餉盡援絕。勢如倒懸。雄信知事不可爲。願舉身與城俱碎。遂獨騎突入唐營。橫槊大呼。刺死唐兵無算。終以寡不敵衆。爲尉遲恭所擒。世民欽其勇。再三勸降。雄信堅執不肯。世民無如何。命殺之以全其節。當時諸將。胥爲雄信故人。無一願爲伍伯者。惟尉遲與單無故。遂命尉遲行刑。徐茂公、靈成、程咬金等。旣無術以救其死。相約前往把盞。以代生奠。雄信面斥茂公等。違背聚義時盟言。滴酒不肯入口。獨咬金賁以譽辭。雄信大悅。立飲數杯。引頸就戮。毫無畏縮狀態。此劇有唱有做。見好極難。劉壽峯演此頗佳。郎德山次之。小穆子未倒嗓時。亦常演之。後聞改掃邊。生不知確否。

摘櫻會

種因

摘纓會一劇。事載列國志中。春秋時。楚令尹鬥越椒反。楚莊王回兵攻之。戰皆不利。幸有郭將曰養由基者。與越椒在清河橋賽箭。一箭射死越椒。王師乘勢掩殺。一鼓而滅鬥氏。班師回都。論功行賞。大寄宴臣於漸台。命寵妃姜氏行酒。以表愛將之心。姜妃容顏絕世。體態輕盈。見者莫不神往。斟酒至一將前。適有怪風驟起。燈火盡滅。該將乘隙。竟握其柔荑。一再撫摩。幾欲銷魂。真個黑暗中固無人見。不料姜妃驟攬斷其冠纓。循步至莊王前。耳語以故。王急命與宴諸臣有冠纓者。悉數摘下。交納前來。置一處。然後點燈。命名曰摘纓會。君臣盡歡而散。回宮後。妃續請查緝。王笑解之曰。酒後忘形。事所恆有。此非真心調戲。何必罪之。遂不究。後晉國興兵伐楚。莊王禦之。被圍不得出。正危急間。突有裨將唐狡。單身衝入。勇不可當。擒獲晉國主將。楚遂轉敗爲勝。王問彼何故捨命相救。狡乃免冠叩首曰。臣卽昔年戲妃之人也。蒙吾王赤其死罪。恨無以報。今故效死云云。按此。爲有價值之歷史。戲決非尋常俗伶所宜演演之。亦不能看也。

奪小沛

種因

奪小沛。亦名轅門射戟。事載三國演義中。先是孫策戰勝王朗山賊後。遣使向袁術索取玉璽。術有稱帝之心。遂推託不與。隨聚諸將。共籌圖策之計。長史楊大將曰。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足。未易勝。

也。曷先伐劉備。然後圖孫策乎。術從其計。第恐呂布助備。遂命韓眉賚米廿萬斛贈布。使與備絕。然後命紀靈等率師攻小沛。劉備屯兵處。時備新失徐州。兵勢不振。聞袁軍至。大驚。急與關張孫乾等籌議退敵之法。孫乾勸備乞援於呂布。備以爲然。遂致書於奉先曰。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仇。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布得書頗覺爲難。繼而熟籌利害。覺助袁不如救劉。遂命設宴招劉紀。以便從中排解。頃之。備率關張至。未幾紀靈亦至。瞥眼見劉備。返身遽出。布強拽之入。靈疑劉呂合謀以圖己。憂慮殊甚。布笑謂曰。吾欲爲兩家解紛。無他意也。靈問解紛若何。布云。此間去轅門一百五十步。吾今樹戟於門外。吾自此間射之。若中戟尖。汝兩家宜卽罷兵。萬一不中。聽憑二公尊意。或戰或否。吾不與聞。紀念戟在門外。安能射中其尖。遂姑許之。備則禱天默祐。惟恐不中。詎知奉先箭發。竟中戟尖。擲弓於地曰。此天使兩家和好也。紀靈大驚失色。念果不從布言。布必助備攻己。自審力不能敵。遂勉從之。但乞布作書爲證。忍氣吞聲。歸准北去。此卽奪小沛之大略也。按張飛素輕呂布。恆以狗子詈之。獨此時因有求於呂。遂不敢詈。而伶人扮張飛者。仍極力形容翼德輕布狀。殊與劇情不合。此劇爲雉尾生（扮呂布者）正工戲。唱工固難做。尤不易。蓋對於紀靈。則須作輕詈狀。

對於玄德則須作驕傲狀而對於張飛則須作鬱怒不發狀平平做則覺瘋用力稍過又嫌火也曩見小楊月樓演此劇。耍翎既佳。唱工亦多可取。比徐小香朱素雲等雖不足。然較諸郭少華張雲青等實不多讓。下愚之見。未知有當於萬一否。

豁公按雉尾生耍翎係用下顎寫生字。旦角耍翎則以頭頸寫女字。吾觀小楊耍翎既非寫生亦非寫女。是渠於生且耍翎之法耳。未知安求其能佳哉。至於唱工。則彼一付不生。且之怪腔。入耳。卽已難受。尙何戲味可言。種因譽之。若此。得毋類於醉翁之意耶。哈哈。

京劇考證
京劇一百齣考證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0 5108B

平〇二

中華民國八年四月十日出版

京劇攷証百齣

定價洋六角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中華圖書集成編輯所

發行者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印刷者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外埠各大書局

世界大戰史

是書關於此次歐洲大戰湖其開戰之源詳其戰時之狀備列主戰人物搜羅戰發明戰器畫圖及各國戰時名人肖影洵足為政軍紳學界參考借鏡之書故渥獎評摘錄如左

申報評云

材料頗富

新聞報評云

內容精妙足為近世小說界出

時事新報評云

搜羅閱富記載周詳後附軼事及趣聞各節尤饒趣味

時

博記事詳實後附軼事更多趣味

家庭萬寶全書

是書分十三編子目數百種凡富貴貧賤守成創業教育兒女締結婚姻待遇療病衛生之法無不採集並附改良家庭惡習圖四百餘種尤為特色經滬上名家政完善之書蒙予贊美全書洋裝六冊加贈名人家庭小史一百冊附贈錦盒售特價二元外埠另加郵資一角五分

中國黑幕大觀

是書描摹醜社會揭發奸惡人心至詳且盡滬上各大日報有振聵發聵警心之褒美各省軍民長官有慧眼識奸熱心救世為中國放一線光明之贊許而婆心等題字洵為持身之寶鑑處世之南針全書洋裝四厚冊都百萬言定價二元另加郵費兩角

上海婦女孽鏡台

是書揭發滬上女界種種秘幕怪誕離奇足以警醒社會救正人心而妓女之迷惑狎客手段及鴉母之教授妓女方法尤能曲曲繪出足為涉足花叢者之鑑戒并附五十年來婦女豔裝百美圖又時髦婦女髮髻圖更為美觀全書洋裝四冊附錦匣一隻定價三元現售實價一元二角郵費一角

世界秘史

是書係吳門周瘦鵑先生由歐美各種秘籍彙譯而成無一事無來歷無一語無與味即近日上海新舞臺所演拿破崙趣史一劇其材料亦出於是書讀之可知歐美社會習慣之情狀洋裝一巨冊定價三元現售實洋一元四角郵費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編年 086 計一本